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August 2024 第十六期

| 時事評論 |

從穩定到動盪：2024 歐洲議會選後的「左右共治」新局與交鋒 王宏仁

英國大選結果與其對外關係影響之分析 林子立

法國總統和國會選舉對於政黨體系和憲政體制的影響 蔡榮祥

普拉伯沃總統的對外與對中政策 顏永銘

韓國國會大選後內外政策變化之分析 盧信吉

| 研究論文 |

從德國對中國貿易去風險化角度分析德國的印太政策 吳忻宇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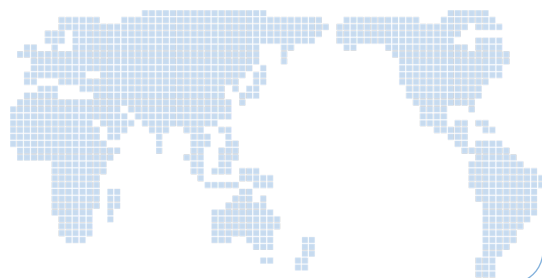
【August 2024 第十六期】



共同發刊辭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於 2018 年 4 月成立，是一個非營利、獨立於黨派之外的民間協會。本會在創辦人沈有忠教授的帶領下，長期和海內外機構建立實質合作關係，已成臺灣與國際（兩岸）產、官、學各界交流對話的重要平台。在眾多推動項目中，協會所發行的學術期刊：《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自 2019 年 4 月創刊以來，穩定維持每年三期的出版頻率，成為各界學術對話與政策建議之重要園地。《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積極拓展協會的能見度與影響力，是一極具潛力及前瞻性的學術刊物。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主要針對亞太區域、兩岸關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進行徵稿，且特別歡迎關於各國目前重要政經議題、國際與區域衝突之稿件。在國際政治瞬息萬變的當下，本刊提供最即時學術觀點、最權威的現勢觀察以饗各界，更能發散對政策擘劃的想像。2024 年 8 月，〈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建立合作關係，進一步厚實期刊的學術基礎。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是臺灣最早



創立的政治學系，培育人才無數、學術底蘊深厚，對於期刊和學界的聯繫發揮關鍵作用。未來，雙方將整合資源、凝聚彼此能量、引領跨域的前沿思考，共同為臺灣社會奉獻心力！

張峻豪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主編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長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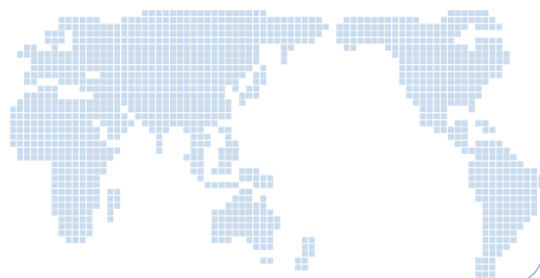
2024.8.30

主編的話

2024 年除了臺灣大選，全球亦有超過 60 個國家在進行選舉，被形容為「全球大選年」。在上半年，東北亞、東南亞與歐洲多國相繼產生了選舉結果，不但影響國內政局甚鉅，更牽動區域及全球政局發展。展望下半年，最重要的美國大選也將到來，其局勢的難以預測，使之受到全球關注。

從已落幕的大選結果來看，有些國家極右派勢力崛起，挑戰了現任執政者優勢；有些國家則是產生更分散的政黨體系，影響未來對內及對外政策形成。另外，在「親中」、「親美」或「親俄」的國際政治角力裡，全球選舉結果更加深了這個議題的爭議與矛盾，並進一步牽動兩岸關係，使之成為一項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

職此重要時刻，本期期刊便以「全球大選、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為主題，邀請國內專精於此議題的學者分就歐洲、東北亞、東南亞的大選影響撰寫時評。第一篇文章是成功大學王宏仁教授撰寫的：「從穩定到動盪：2024 歐洲議會選後的「左右共治」新局與交鋒」，該文認為，因極右派勢力在歐洲多個國家增強，成為社會上不可忽視的力量，這使



歐盟未來的政策推動將存在更多分歧，而需要更多的政治協商和妥協，使歐盟的統合擴張以及各國國內治理，充滿更多不穩定性以及左右交鋒的痕跡。

第二篇文章是由東海大學政治系林子立副教授撰寫的：「英國大選結果與其對外關係影響之分析」。林教授在文中指出，英國脫歐導致經濟、社會和公共服務的嚴重衰退，以及政府機構效率低下等問題，是保守黨此次選舉挫敗之主因，所以，工黨雖然勝選，但面對如此艱困的執政環境，仍須處理英歐合作的多項難題，以及歐洲新民意在反移民、貿易保護主義、質疑氣候變遷政策等變數，使未來地緣政治更顯複雜。

第三篇論文為中正大學政治系蔡榮祥教授撰寫的：「法國總統和國會選舉對於政黨體系和憲政體制的影響」，蔡教授詳盡介紹了2024年因總統解散國會而重新產生的法國國民議會，該文認為，法國政黨體系從原本兩極體系變成多極體系，雖然中間派標榜中間路線，但實際運作還是需要選擇一邊來執行政策，因此，法國的中間派很容易被左派和右派政黨挖走其支持者，變成相對少數政府的運作型態，這將深刻影響總統馬克洪未來的執政道路。

另外兩篇論文則具焦在亞洲，首先是東海大學政治系顏永銘教授就印尼年初總統大選所撰寫的：「普拉伯沃總統的對外與對中政策」，該文指出普拉伯沃上任之後，印尼在對外政策上將展現出較佐科威時代積極的作法，而在印尼對中政策裡，光譜上則可能會稍稍拉開與北京的距離，一方面仰賴中國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提升與西方的交流以強化安全。另外，關於印尼社會的反華情緒，是否會為替雙邊關係投下陰影，也同樣值得關注。最後一篇時評論文，是明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盧信吉助理

教授所撰寫：「韓國國會大選後內外政策變化之分析」，其觀察到總統尹錫悅在年初國會大選之挫敗，使尹總統不易在「朝鮮議題」與「台海問題」做出重大改變與回應，另外，盧教授也認為韓國近期兩次選舉未能針對「中國因素」做出價值選擇，導致兩個主要政黨獲得了相近的支持度，而兩黨未能針對爭議議題做出長期穩定的決策，故形成政策擺盪以及朝小野大的政治對峙態勢，發人深省。

另外，本期也收錄了一篇學術論文，是由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吳忻宇碩士撰寫之「從德國對中國貿易去風險化角度分析德國的印太政策」，該文主張德國的印太戰略反映其務實評估在印太地區之利益，尤其是降低中國在核心產業和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中的比例，以維護德國利益為最高準則。因此，對台灣而言，德國降低對中依賴，轉向風險較低的民主陣營，可望促使德國與民主台灣的關係更加密切。

國際局勢變化快速，兩岸關係亦被緊密鑲嵌在國際格局，我們對於全球區域變局以及周邊國家政經情勢的發展更有掌握之必要。本期所刊登文章皆不代表本刊立場，但仍深切期許各篇即時性的分析論文能為各界帶來啟發，也歡迎各界不吝指正。

張峻豪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主編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長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2024.8.30

“ 本期目錄 ”

共同發刊辭 / I
主編的話 / III

| 時事評論 | Current affairs review

- ▶ 從穩定到動盪：2024 歐洲議會選後的「左右共治」新局與交鋒
From Stability to Turbulence: The New Dynamics and Conflicts of "Left-Right Cohabitation" After the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王宏仁 /3
Hung-Jen Wang
- ▶ 英國大選結果與其對外關係影響之分析
Analysis of the UK general election and its impact on foreign relations. 林子立 /17
Tzu-Li Lin
- ▶ 法國總統和國會選舉對於政黨體系和憲政體制的影響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n the Party System and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蔡榮祥 /23
Jung-Hsiang Tsai
- ▶ 普拉伯沃總統的對外與對中政策
Foreign policy recalibration under Prabowo Subianto Presidency? 顏永銘 /31
Yung-Ming Yen
- ▶ 韓國國會大選後內外政策變化之分析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s after the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in South Korea. 盧信吉 /39
Hsin-Chi Lu

| 研究論文 | Articles

- ▶ 從德國對中國貿易去風險化角度分析德國的印太政策
Analysis of Germany's Indo-Pacific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risking trade with China 吳忻宇 /49
Sing-yue Wu

協會簡介 / 69
徵稿啓事 / 71



|| 時事評論 ||

從穩定到動盪：
2024 歐洲議會選後的「左右共治」新局與交鋒*

From Stability to Turbulence:
The New Dynamics and Conflicts of "Left-Right Cohabitation" After
the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王宏仁**

Hung-Jen Wang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4.08 第十六期，頁 3-15。

** 王宏仁為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摘要

「左右共治」在歐洲國家的政治歷史中一直發揮重要的作用，並影響各國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隨著左右兩種政治力量的起伏變化，歐盟作為整體以及歐洲大部分的國家，在未來的治理模式可能會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以 2024 年歐洲議會選舉為例，中右翼和親歐盟的主流格局得以維持，歐洲人民黨（EPP）增加了 14 個席次，仍為最大黨團。然而，極右派勢力相比 2019 年大幅增強，尤其在義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等國，極右派佔據近三成席位。法國成為派出最多極右和歐洲懷疑論者的國家，促使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解散國民議會，並於 6 月 30 日重新選舉。整體對外政策方面，儘管歐洲部份國家的極右勢力增長，歐盟對中國、俄羅斯、美國和台灣的政策不會有重大轉變，甚至會持續在一些能源、貿易、金融問題上（特別是新能源產業）對俄羅斯和中國採取更強硬立場，而且對台海穩定持續保持高度關切。其中較為例外的是，匈牙利、德國因為各自的國家利益考量，將來會在歐盟的一致行動中扮演異議者的角色，導致歐盟內部對中國採取一致行動的歧見增加，不利於歐盟整體對中國所欲採取的競爭、對抗政策。

壹、歐洲左右共治的簡略回顧

左右共治在歐洲國家的政治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德國，所謂的左右共治，呈現在「大聯盟」（Große Koalition）的組成，指的是基督教民主聯盟（CDU/CSU）和社會民主黨（SPD）之間的聯合政府。這種聯盟在德國曾四度出現，分別是 1966 年至 1969 年、2005 年至 2009 年、2013 年至 2018 年和 2018 年至 2021 年。其主要優勢在於兩大主要政黨能夠在面對重大挑戰（如經濟危機或社會問題）時共同制定政策。然而，當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較大分歧時，共治模式可能導致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僵局。

奧地利自二戰以來，社會民主黨（SPÖ）和奧地利人民黨（ÖVP）之間的「左右共治大聯盟」成為常態。自 1945 年以來，奧地利共成立了 31 個政府，其中 20 個是左右共治的大聯盟。這種共治模式在穩定政治局勢的同時，也導致選民對兩大黨的不滿，因為選民認為這樣的安排抑制了其他政黨的發展空間。

在法國，左右共治的情況時有發生，尤其是在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政府期間。面對來自極右派和左派的壓力，馬克宏的中間派政黨採取了與左派或右派合作的策略，這使得政策制定變得更加複雜，同時也影響了選民的支持基礎。

在歐洲議會中，社會民主派（S&D）和基督教民主派（EPP）曾經形成「左右共治大聯盟」，共同控制議會的多數席位。這樣的合作模式使議會能夠在多個議題上達成共識。然而，隨著極右派和綠色政黨的崛起，這種合作模式面臨挑戰，導致議會內部的政治動態發生變化。

從歐洲政黨的歷史經驗中可以看出，政策制定中的意識形態衝突是左右共治面臨的一大挑戰，這可能導致政策的僵局和效率低下。此外，長期共治可能使選民感到不滿，因為主要政黨未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導致選票流失給新興的極端政黨。隨著極右派政黨在多個歐洲國家的崛起，傳統的左右共治模式可能會受到挑戰，未來的政府組成可能更加分散。政治格局可能需要更大的靈活性，以應對不斷變化的選民需求和社會問題，這可能促使政黨之間進行新的合作模式。

貳、2024 歐洲議會選舉特點

2024 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顯示幾個特點。首先，維持了原有的中右翼、親歐盟的主流格局（例如，EPP 增加了 14 個席次）。歐洲議會議員是由各成員國的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席位按國家比例分配，但實際上，在進入歐洲議會後，政治光譜並不按國家劃分，而是根據政治取向加入不同的跨國黨團。其次，極右派勢力相比 2019 年選舉進一步增加，被視為此次選舉的贏家（參閱附表一）。例如德國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法國的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右翼勢力以及義大利的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右翼勢力都獲得了更多席位。從表一我們看出，極右派的 Identity and Democracy Group（ID）跟第二右派的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Group 雖然才增加了 16 席次，但是最後一類「目前沒有政黨歸屬的」黨派激增 27 個席位，總共為 89 席次，在這些 89 席次中，經過統計，有超過六成是會支持右派或極右派立場，左派只有兩成的支持度（參見附表二）。第三，我們從歐洲國家的選舉結果發現（參見附表三），南歐、中歐受到右派、極右派的衝擊比北歐國家大的多。這可能是經濟條件、北歐福利國家傳統等因素所致。第四，左派的光譜上，綠黨流失的支持者最多（與上次相比減少 19 席次）。本來會以為年輕選民會比較青睞綠黨的主張，但是選舉結果卻發現到極右派的宣傳手法，透過 tik tok 新媒體的包裝，反而更吸引年輕人。第五，最重要的是，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隸屬的「復興黨」（Renaissance Party）所屬的歐洲議會黨團「復興歐洲」（Renew）在歐洲議會選舉得票率僅 11.1%，少了 22 個席次。這也是為何馬克宏要在國內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極右派此次在歐洲議會席次的增加，並不代表將來一定可以在歐盟的政策上有翻轉性的影響。主要原因是，第一，目前極右派的增長是低於現任中間派當初的擔憂。其次，極右勢力組織鬆散且內部分歧，這削弱了其力量。包括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和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án）的青民盟（Fidesz）在內的許多代表，目前仍未與議會的任何主要政治團體聯盟。換言之，歐洲議會

的右傾影響將取決於極右派勢力能在多大程度上統一，以及中間派是否願意與極右派的政黨合作。第三，中間派聯盟目前仍是主要掌權的勢力，擁有歐洲議會最多的席次。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極右派在這次選舉中所關切的議題，會持續在將來議會中獲得關注。例如，歐盟如何在未來在對各國邊境管制、非法移民等議題上能夠更符合各國的國家利益。要如何有更完善的移民政策，但是又必須要兼顧到人權、各國利益之間的平衡。關於極右派關注的議題，參見附表四。將來對於歐盟整體政策的影響，可能會顯現在「安全、氣候、經貿」政策上會趨於保守、保護主義；各國國內左右兩種立場聲音趨於極化，讓外在勢力有介入、分化的空間，政治局勢會不穩定；在移民政策的緊縮導致人權價値受到犧牲。

參、歐洲議會對於歐盟政策影響的面向

一個右傾的歐洲議會，對於歐盟將來的對外政策上面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來看。人事上，6月28日與29日歐盟峰會，已經確認執委會主席、理事會主席以及歐盟外交高級代表人選。對中強硬的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最後確定連任執委會主席、中間偏左的葡萄牙前總理安東尼奧·科斯塔（Antonio Costa）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對俄羅斯強硬的愛沙尼亞總理卡婭·卡拉斯（Kaja Kallas）擔任外交高級代表一職。

歐盟對中政策的影響方面，儘管極右勢力的增長，歐盟對中國的政策不太可能發生重大轉變。歐洲人民黨（EPP）仍然擁有最多席位，而預計將繼續連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一直主張在與中國的合作和競爭中保持平衡。極右勢力的壓力反而可能會推動歐盟在一些問題上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如人權和貿易關稅。

歐盟對俄政策的影響方面，歐洲議會中的極右政黨對俄羅斯持有不同的觀點，這可能會使歐盟難以形成統一立場。一些極右政黨對俄羅斯表示同情，可能主張採取更和解的政策。然而，主流政黨和中右翼仍占主導地位，尤其是在烏克蘭戰爭持續的背景下，他們可能會維持對俄羅斯的強硬立場。除非接下來極右政黨能形成統一的聯盟，否則不太可能出現重大政策轉變。

歐盟對美政策的影響方面，歐盟與美國的關係可能會有細微的變化，而非劇烈變動。極右政黨通常持有歐洲懷疑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會呼籲歐盟在某些領域上更加自主於美國的影響。然而，由於跨大西洋聯盟在安全和貿易方面的核心作用，不太可能出現重大偏離既定政策的情況。主流和中右翼政黨，尤其是 EPP，可能仍會繼續維護與美國在軍事安全上的緊密聯繫。

歐盟對台政策的影響方面，由於台灣的戰略重要性，特別是在科技和區域安全方面，可能會在極右勢力的影響下得到更多關注。這些政黨通常對專制政權持強硬反對立場（有些東歐國家例外）。然而，具體政策變化將取決於議會內部的廣泛共識。歐盟對台灣的官方立場一直是支持台灣的民主治理，預計將保持穩定，甚至增加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力度。

最後，對烏克蘭戰爭的影響方面，極右勢力的崛起可能會在歐洲議會內部引發更多關於支持烏克蘭的辯論和挑戰。一些極右政黨可能會因其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傾向，反對對烏克蘭提供廣泛支持。然而，歐盟的主流政黨驅動的主要觀點仍是繼續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侵略。中右翼聯盟，包括 EPP、社會民主黨（S&D）和 Renew Europe，可能會確保歐盟對烏克蘭的承諾保持強勁，儘管極右勢力可能會對支持的範圍和性質進行討論。

肆、小結

2024 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顯示，極右派勢力在多個主要歐洲國家增強，特別是義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即便在法國國會改選的第二輪投票結果中功敗垂成，並未成功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也在法國社會中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持續對執政黨造成威脅。在歐盟內部，儘管極右派增長，但主流和中右翼政黨仍維持對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的既有外交政策，這多少受到國際格局的影響。不過，歐盟在未來的政策推動中將需要更多的政治協商和妥協，特別是在對烏克蘭援助政策和歐盟對中的經貿制裁上，將會有更多分歧的聲音。在未來，歐盟的統合擴張以及各國國內的政治治理，將充滿更多的不穩定性以及左右交鋒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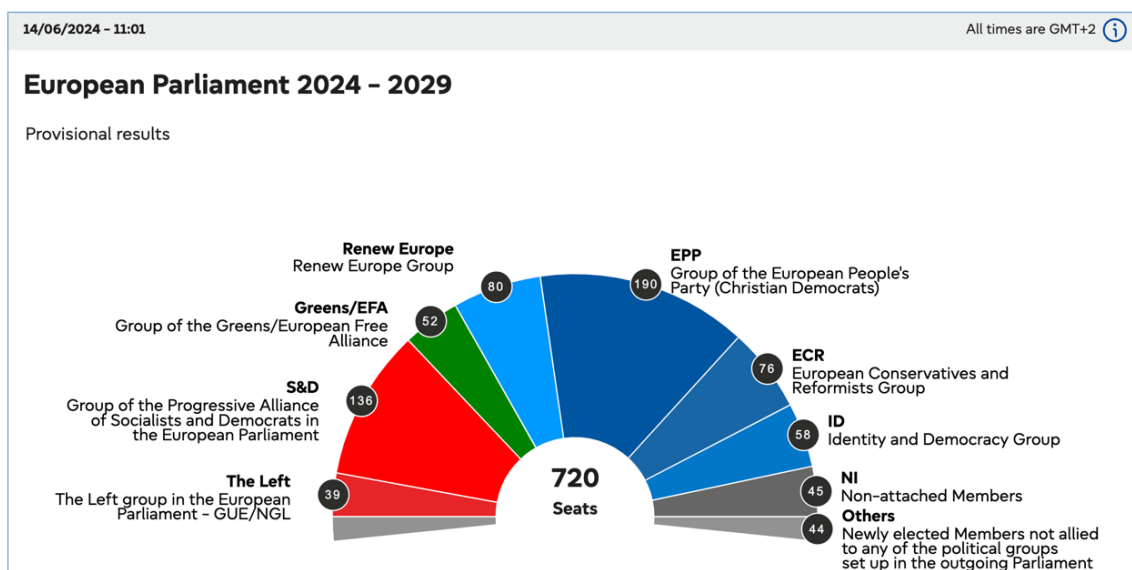
附表

表一、歐洲議會選舉結果

Group	Seats	Change	Seats %
European People's Party	190	+14 ▲	26.4 %
Socialists and Democrats	136	-3 ▼	18.9 %
Renew	80	-22 ▼	11.1 %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76	+7 ▲	10.6 %
Identity and Democracy	58	+9 ▲	8.1 %
Greens	52	-19 ▼	7.2 %
Left	39	+2 ▲	5.4 %
Nonaligned	89	+27 ▲	12.4 %

Participation: 51.08% (+0.42%)
 Sourc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POLITICO

資料來源：<https://results.elections.europa.eu/>



資料來源：<https://results.elections.europa.eu/en/european-results/2024-2029/>

表二：歐洲議會選舉（其他政黨）派別

1. NI（未加入聯盟）

國家	所屬政黨	歐盟議會內與其他政黨關係	政黨立場	席位
波蘭	聯邦自由與獨立聯盟	NI	極右派	6
德國	另類選擇黨 Afd	無 (原屬認同與民主黨 ID, 現無所屬)	極右派	15
	爭取勞動、法治、動物保護、精英促進和基層民主倡議黨 Die PARTEI	NI	中間派	2
斯洛伐克	方向 - 社會民主黨	NI (原屬社會民主黨 S&D, 2006 年停權)	中間偏左	5
	共和運動黨 Hnutie Republika	NI	極右派	2
匈牙利	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	NI	中間偏右	10
西班牙	Junts i Lliures per Europa	NI	中間偏右	1
義大利	五星運動黨 Movimento 5 Stelle	NI (原屬自由與民主運動黨團, 現無所屬)	中間派 (採納左右派)	8
	綠黨與左翼聯盟	NI	中間偏左	3
希臘	共產黨 KKE	NI	左派	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計：極右派：23 席；中間偏右：11 席；左派：2 席；中間偏左：8 席；中間：10 席。

2. Other (無關聯)

匈牙利	我們的家園運動	無	極右派	1
丹麥	自由聯盟黨 Liberal Alliance		中間偏右	1
荷蘭	農民公民運動			2
立陶宛	人民正義黨			1
拉脫維亞	優先黨 Latvija pirmajā vietā	歐洲基督教政治運動 (ECPM)	右派	1
希臘	民主愛國運動 Niki	無	極右派	1
	理性之聲		左派	
	自由之路			
羅馬尼亞	求救黨 S.O.S	無	極右派	2
	羅馬尼亞人團結聯盟 AUR	無 認同與民主 ID (有意加入)	右派	5
捷克	普里薩哈和汽車黨 Přísaha and Motorists	無 歐洲保守派與改革派 (有意加入)	右派	2
	SPD a Trikolora 聯盟	SPD：認同與民主 ID Trikolora：無		1
西班牙	我們可以黨 Podemos	無	左派	1
	派對結束了黨 SALF		極右派	2
保加利亞	復興黨	無	極右派	3
	有這樣一個民族黨 ITN	無 歐洲保守與改革派 ECR (有意加入)	右派	1
賽普勒斯	獨立參選人 (Youtuber、Tiktoker)	無	無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計：極右派：9 席；右派：10 席；中間偏右：4 席；左派：2 席；無黨派人士：1 席。結論：
歐洲議會新興力量偏右居多。

表三、歐洲議會投票結果

國家	結果	席位多數派別
義大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極右派義大利兄弟黨 (Fdi) 28% 的得票率領先。 左派的民主黨得到 21.5% 至 25.5% 的得票率。 	極右派
法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 (National Rally) 33% 得票率領先。 	
德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極右派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 30.9% 得票率。 	
奧地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極右派自由黨 (Freedom Party) 25.7% 得票率。 	
西班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右派人民黨 34.2% 得票率。 中左派工社黨 (PSOE) 30.2% 得票率。 極右派 Vox 黨 9.6% 得票率。 	中右派
比利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右派新佛拉蒙聯盟 (N-VA) 22% 得票率領先。 極右派佛拉芒利益 (Vlaams Belang) 17.5% 得票率。 中間左派社會黨 (Vooruit) 10.5% 得票率。 	
愛爾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統一黨與共和黨各 23.50% 得票率領先。 新芬黨 19.20% 得票率。 	
賽普勒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右派民主集會黨 24.78% 得票率領先。 左派勞動人民進步黨 21.49% 得票率。 	
保加利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右派公民歐洲發展黨 (GERB) 23.65% 得票率領先。 中間派的權利與自由運動黨 (MRF) 和我們繼續變革黨約 15.8% 得票率。 極右派復興黨 (Revival) 14.33% 得票率。 	
愛沙尼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右派祖國黨 21.50% 得票率領先。 中左派社會民主黨 19.30% 得票率。 中右派改革黨 17.90% 得票率。 	

國家	結果	席位多數派別
拉托維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右派新統一黨 25.07% 得票率。 • 右派民族聯盟 22.08% 得票率。 	右派
斯洛維尼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右派民主黨 30.65% 得票率。 • 中左派自由運動黨 22.15% 得票率。 	
希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右派新民主黨 28.31% 得票率領先。 	
匈牙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右派青民盟 (Fidesz) 43.8% 的得票率 (低於上次大選的 52% 得票率)。 • 左翼尊重與自由黨 (Tisza) 30.7% 的選票。 	
斯洛伐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右派進步黨 27.8% 得票率。 • 左派方向黨 24.8% 得票率。 • 極右派共和國 12.53% 得票率。 	各半 (右多)
克羅埃西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右派民主聯盟 34.60% 得票率。 • 中左派社會民主黨 25.96% 得票率。 	
馬爾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左派工黨 45.26% 得票率。 • 中右派國民黨 42.02% 得票率。 	各半
葡萄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左派社會黨 32.10% 得票率。 • 中右派社會民主黨 31.12% 得票率。 	
荷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左派綠色聯盟 21.1% 得票率。 • 極右派自由黨 (PVV) 17% 得票率。 	各半 (左多)
羅馬尼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左派社會民主黨 (PSD) 和中右派自由黨 (PNL) 共同聯合參選，得到 48.70% 得票率。 	中右派 中左派
立陶宛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右派祖國聯盟 21.33% 得票率。 • 中左派社會民主黨 17.98% 得票率。 • 中間派農民與綠人聯盟 9.13% 得票率。 • 中間派自由黨 8.09% 得票率。 	中左派

國家	結果	席位多數派別
盧森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右派基督教社會人民黨 (CSV) 22.91% 得票率。 • 中左派社會工人黨 (LSAP) 21.72% 得票率。 • 中左派綠黨 11.76% 得票率。 	中左派
捷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左派不滿公民行動黨 (ANO) 26.14% 得票率領先。 	左派
波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左派公民綱領 (PO) 38.2% 得票率領先。 • 極右翼法律與正義黨 33.9% 得票率。 	
芬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左派民族聯合黨 24.8% 得票率領先。 • 左派聯盟黨 17.3% 得票率。 • 極右派正統芬蘭人黨 7.6% 得票率。 	
丹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左派社會人民黨 17.4% 得票率領先。 • 中左派社會民主黨 15.6% 得票率第二。 	
瑞典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左派綠黨 13.8% 得票率領先。 • 左派左翼黨 11% 得票率。 • 極右派民主黨 13.2% 得票率。 	

資料來源：<https://results.elections.europa.eu/en/malta/>、作者自行整理。

表四：極右派政策觀點

事件	極右派觀點
俄烏戰爭 以巴戰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親近俄羅斯，反對美國。 • 反對向烏克蘭提供自衛武器。 • 要求歐盟減少向烏克蘭或加薩提供援助。
難民議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嚴厲的反移民政策。 • 加強邊境控管。 • 阻止移民抵達歐洲土地。
環境政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推遲逐步廢止燃油車之禁令。
氣候變遷與永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減少對亞洲國家在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的技術和資金支持。
經貿關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實施更嚴格的進出口規範和關稅。 • 主張維護國家利益和傳統價值觀，反對全球化和多邊主義。
種族主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奉行白人主義至上。 • 提倡驅逐外國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英國大選結果與其對外關係影響之分析*

Analysis of the UK general election and its impact on foreign relations.

林子立**

Tzu-Li Lin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4.08 第十六期，頁 17-21。

** 林子立為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東海大學都市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歷經 14 年的執政與 8 年脫離歐盟的災難，保守黨毫無意外的挫敗而取得百年來最差的席次。相較於 2019 年的大勝，保守黨的選票幾乎少了一半，在 650 席次的國會中僅僅拿下 121 席。然而，獲得勝利的工黨也沒有高興的本錢，因為該黨的得票數僅比 2019 年的慘敗成長 2%，這意味著勝利並非來自於選民的支持，而是對於保守黨的憤怒，將選民移轉到了自由民主黨與改革黨。同時也說明長期執政的保守黨所造成的災難，包含英國脫歐危害經濟，導致社會和公共服務嚴重衰退，甚至政府機構效率都極為低下。不論是強森的違背脫歐協議行為或是特拉斯所採激進新自由主義的減稅政策，屢次打擊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或許，這屆選舉最重要的意義之一，是過去的十五年裡英國本土主義和蘇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分離主義終於告一段落。蘇格蘭選區的 57 名國會議員中蘇格蘭民族黨僅僅拿下 9 席，跟 2019 年的 48 席不可同日而語，顯見獨立議題不再主導著蘇格蘭地區選民的投票意向，取而代之的則是能夠跟歐盟更加緊密合作的工黨是否能夠執政成為選民投票的主要考量。過去分離主義以不同的方式威脅著要分裂英國，現在的挑戰已經轉變為岌岌可危的內政問題。

因此，工黨歷史性大勝的背後是相當脆弱的，其所獲得的選票僅佔整體選票比例 34%，拿夠拿下 63% 的席次靠的主要因素是保守黨選民改投其他政黨。與 2019 年的工黨拿下 31% 的席次相比，工黨的整體選票只漲不到 2%。因此，兩個政黨在短短五年內發生選舉結果巨大變化，表明英國的政治仍然極度不穩定之外，工黨執政的蜜月期將會非常短暫。如果選民發現經濟成長的承諾變得空洞，生活水平繼續下降，公共和醫療服務無法提升，工黨的支持度可預見的會雪崩式的下化。具體而言，儘管本次工黨競選口號“變革”（change），但是工黨已經接受了保守黨制定的財政限制，同時決定避免增稅，這樣將侷限了政府需要增加預算以支撐公共服務並降低投資赤字。換句話說，新工黨政府為了避免社會和經濟壓力，不願進行更大膽的改革，而偏向於單純的危機管理。此種謹慎的做法風險可能會導致歷史性的國會多數卻無法有作為。

因內政混亂而當選的工黨所做的第一件外交決策是派遣新任國防部長 John Healey 訪問烏克蘭，並宣布將提供額外武器，快速而努力提供先前承諾的軍事支持，確保今年 4 月應允的軍事援助在 100 天內實現。這就帶來一個深刻的問

題，為什麼經濟千瘡百孔的英國新政府要花大筆金額去解決一個英國無法主導的戰爭？答案就是英國對美國與歐盟關係至關重要。Starmer 的外交重心將擺在與美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與歐盟更密切的合作。Biden 政府亟欲在烏克蘭戰爭中取得成果以利連任，今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北約華盛頓峰會的舉行就是要凸顯只有 Biden 能夠領導北約盟國並確保戰爭不會失敗。為凸顯對美國的支持，剛就任的 Starmer 不僅飛往華府參加，更敦促北約會員國增加國防開支。英美緊密合作顯現外交方向的一致，對於中國的政策更是如出一轍，將與中國進行 3C + 1C，即是「合作（cooperate）挑戰（challenge）競爭（compete）」與「一致（consistency）」。與保守黨政府基本不同就是加強與中國的交流（engagement），以便進一步管理對中關係，因此將派遣更多的部長級官員訪問中國。

這並不代表英國與中國關係全面和解，而是更貼近美國的方針，能更有效的「管理」與中國的關係。無疑的，烏克蘭戰爭無法結束正是俄中密切合作的成果，英美決定共同支持烏克蘭就進一步的將俄、中國、北韓與伊朗的結盟對抗推向更為鮮明的壁壘分明。英國政府深刻了解，從 COVID-19 開始，到中國在南海和台灣海峽日益強硬的姿態，以及對世界各國進行不公平的貿易競爭，向俄羅斯提供外交和經濟支持顯示其兩手策略，一面從西方倡導的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受益，另一方面從挑戰該秩序中獲得更大利益。

據此，至少到年底美國總統選舉結束之前，英國正在盡可能的修補、強化對歐盟的關係，才能在應對中國與俄羅斯所帶來的風險。正因如此，外相 John Healey 於 7 月 24 日馬不停蹄的前往德國會商國防部長 Boris Pistorius，如何進一步擴大國防合作成為主軸，並具體的簽署聯合聲明。這說明北約的多邊保護機制之外，由於地緣政治和區域安全情勢受到許多複雜的背景影響，英德還需要雙邊合作以應對各自在外交和安全事務上的考量。

英德透過建立緊密的新型國防合作關係，首先就是加強在歐洲國防工業基礎、設備採購、研發等領域的合作。由於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局勢已經不復存在，過去德國政府故意扼殺德國聯邦國防軍的能力，降低其軍事裝備、人力和資源已經不符合當前嚴峻的安全局勢。過去 1990 年的西德聯邦國防軍還有 215 個作戰

營，如今德國僅有 34 個營，而且戰備狀態非常低。這就導致 2023 年坦克師進行演習時，18 輛美洲獅步兵戰車組成的車隊出現整體的故障。顯而易見的軍事力量脆弱需要改革以應對國際秩序的挑戰，英國在歐洲領先的軍事技術就成為最佳的合作對象。

英國的佈局不僅止於德國，Healey 結束柏林訪問後也去了巴黎、華沙、塔林等，這些都是倫敦的主要軍事盟友，英歐的國防合作是新工黨政府僅次於英美關係的第二關鍵措施。這跟工黨強調的「進步現實主義」（Progressive Realism）美式外交理念相符合，強調追求外交目標時，能夠產生可衡量的實際成果，作法為加強國際機構、推動自由貿易，同時捍衛國家利益。無疑的，北約與歐盟都是英國能夠增進國家安全與利益的國際機構。特別是歐盟正在歷經換屆的期間，從最高層的人事觀察，有續任的歐盟執委會主席德國裔 Von der Leyen 與歐洲議會主席馬爾他裔 Roberta Metsola，也有新任葡萄牙前總理 António Costa 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和愛沙尼亞前總理 Kaja Kallas 擔任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這四個歐盟最重要歐盟領導位置的連續性和變化，顯示歐盟將很大程度延續原本的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略走向，連帶的歐中關係也難以改善，因為中國是俄羅斯最親密的盟友。

在此情勢之下，歐盟需要英國的軍事技術以強化安全，英國也能藉此增加國防產業利益並贏得全球關鍵行為者的角色。針對急需更新軍事武器的歐洲市場，英國發展深度精準打擊能力，透過提升聯合作戰效率，共同因應網路安全等領域，短期目標則是加強國防援助和研發生產，如此可以有效支持烏克蘭，確保俄羅斯不能進一步威脅歐洲安全。具體而言，更積極的參與歐洲第六代戰鬥機的研發、落實澳英美（AUKUS）安全夥伴關係，更是有利於提升英國在國際國防設備領域的影響力。這從英國長期以來是歐洲國家飛機、飛彈、坦克等關鍵零件與技術的提供者可以印證。英歐之間以揮別過去保守黨時期脫歐的摩擦，而有更廣泛的利益與價值基礎，也可以在貿易、移民、邊境管制等領域減少可能的衝突和障礙。

同時，英國也需要應對美國大選後可能出現的變化，即便民主黨已經轉為由 Kamala Harris 取代 Joe Biden 作為總統候選人，但是不應過於樂觀她能夠勝選。

儘管在 2024 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中 Harris 強調對北約的神聖承諾依然堅定不移，但是歐盟對於這位副總統認識有限。不過，從她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 Philip Gordon 過去是美歐合作的支持者，過去的外交生涯與歐洲盟友關係深厚，Harris 應該是位支持跨大西洋合作的政治領袖。總的來看，Trump 仍然有不小的贏的機會，而且即便 Harris 當選，她也不可能像 Biden 如此的厚愛歐盟，仍然需處理美國國內巨大的孤立主義訴求。為此，英歐之間的國防合作更有著強烈的動機，可以克服仍處於早期階段的軍事安全合作。

小結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愈來愈有白熱化的競爭，各國逐漸體認到最好的應對方法就是加強合作，而英歐合作將成為關鍵，不過歐洲國家普遍的經濟困境與資金困窘緊的結構性挑戰，是雙方在落實合作願景時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不僅如此，面對國內經濟與公共服務一團糟的新工黨政府，不僅要處理氣候危機、兒童貧困、工人和婦女權利，甚至大學學費危機都迫在眉睫，將使他焦頭爛額。此外，與歐盟的摩擦也不會有任何快速解決辦法，像是允許年輕的歐洲人在英國學習、生活和工作，或是允許歐盟漁船於 2026 年到期後繼續進入英國捕魚水域，都是雙方難以讓步的議題。今年 9 月將面臨「溫莎框架」下實施新的產品標籤計劃，甚至是 11 月生效的歐盟生物識別邊境管制，雖然雙方都有高度意願合作，但是協商過程必將是坎坷不已。未來英歐合作的難題在於國防安全與政治經濟都需要歐盟與北約的齊心協力，但是歐洲新民意則是反移民、貿易保護主義、質疑氣候變遷政策等途徑，使得未來地緣政治上充滿變數。

法國總統和國會選舉對於政黨體系和憲政體制的影響*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n
the Party System and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蔡榮祥**

Jung-Hsiang Tsai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4.08 第十六期，頁 23-30。

** 蔡榮祥為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壹、前言

2024年6月9日法國舉行歐洲議會選舉，法國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贏得31%的選票和最多的30席席次，勝過總統馬克宏的共同聯盟14.6%的選票和13席。馬克宏總統決定提前舉行國會選舉（snap elections），認為沉默多數的法國選民會反對極端政治所帶來的混亂和不安。¹法國國會選舉的方式是採取兩輪決選制：如果候選人在第一輪選舉獲得有效選票的絕對多數，並且選票總數超過註冊選民的25%的話，則該候選人會在第一輪當選；如果沒有候選人達到這個門檻將舉行第二輪選舉，參與第二輪選舉的候選人包括前兩名候選人以及任何其他獲得選民人數12.5%以上選票的候選人，第二輪選舉中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宣告當選。2024年7月法國國會選舉第一輪的結果為國民聯盟得到33%的選票、左派聯盟（Nouveau Front Populaire）贏得28%的選票、馬克宏總統的同在聯盟（Ensemble）只贏得20%的選票。²假如左派聯盟和共同聯盟的國會議員候選人在第二輪的選舉中如果堅持參選到底，可能會讓國民聯盟獲得相對多數的選票和國會過半數的席次。因此，左派聯盟和共同聯盟進行協調，讓超過210位國會議員候選人退出選舉，由左派聯盟或是共同聯盟的候選人來與國民聯盟的候選人進行捉對廝殺。³國會第二輪選舉結果揭曉，在總數577席國會席次中，左派聯盟獲得182席、馬克宏聯盟獲得168席、國民聯盟獲得143席。⁴國會選舉結果出現無任何一個政黨單獨過半（過半需要289席）的情

1 France 24, (2024). “Macron Defends Surprise Snap-election Call as ‘Most Responsible Solution’” <https://www.france24.com/en/france/20240618-macron-defends-surprise-snap-election-call-most-responsible-solution-france> (accessed: July 10, 2024).

2 Cohen, Roger (2024). “French Far Right Wins Big in First Round of Voting.”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4/06/30/world/europe/france-elections.html> (accessed: July 10, 2024).

3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2024). “More than 210 Candidates Exit French Election Runoff to Block Far Right Progress.” <https://www.rfi.fr/en/france/20240702-more-than-210-candidates-exit-french-election-runoff-to-thwart-far-right-progress> (accessed: July 10, 2024).

4 Le Monde (2024). “French Elections: Left Wins Most Seats ahead of Macron’s Coalition and Far

形，形成所謂的僵局國會（hung parliament）現象。選後法國總理阿塔爾（Gabriel Attal）向馬克宏總統提出辭呈，馬克宏總統慰留總理阿塔爾，將等到新的國民議會結構固定化之後，再做出必要的決定。⁵

法國第五共和時期的政黨體系過去長期以來都是左右兩大聯盟輪流贏得國會多數，然而在 2017 年中間派的馬克宏自組復興黨，贏得總統職位和國會多數之後，打破左右聯盟輪替執政的慣例。然而中間派的復興黨好景不常，在 2022 年的國會大選中失去國會多數，只獲得 245 席，而左派政黨則獲得 131 席、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89 席、右派政黨獲得 64 席。本文主要的目的在解釋為何法國的政黨體系會從溫和多黨制（左右兩大聯盟）轉變成極端多黨制？法國的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為何能夠從 2017 年國會選舉的 8 席一路攀升到 2022 年國會選舉的 89 席，甚至在 2024 年的這次閃電選舉增加到 143 席？法國多黨體系對於法國的半總統制運作產生哪些影響？

貳、選舉制度和政黨體系

選舉制度是影響政黨體系的關鍵因素。兩輪決選制（run-off systems or simple majority systems with a second ballot）基本上會傾向產生多黨制，主要的原因是在第一輪的選舉中，不同的政黨可以自行獨立參選，等到進入到第二輪之後，選擇與其理念相同的政黨妥協交換以便獲得相對的多數。⁶ 換言之，政黨參加國會第一輪的選舉時，可以展現其支持度的高低，如果因此獲得絕對多數，就可以贏得該席次，如果在第一輪選舉居於第二的話，可能會選擇與排名第三或是第四的意識形態相近的小黨候選人協同合作，藉此來打敗第一輪選舉居首位的候

Right.” https://www.lemonde.fr/en/france/article/2024/07/07/french-elections-left-projected-to-win-most-seats-ahead-of-macron-s-coalition-and-far-right_6676978_7.html

5 Le Monde (2024). “French PM Attal Offers to Resign after Macron’s Coalition Losses Majority.” https://www.lemonde.fr/en/politics/article/2024/07/07/french-pm-attal-offers-to-resign-after-macron-s-coalition-loses-majority_6677000_5.html (accessed: July 13, 2024).

6 Duverger, Maurice (1969).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we & Brydone. p. 240.

選人。對於第一輪選舉居首位的政黨，也會運用相同的策略來與其他理念相近的候選人合作，藉由吸收他們的選票以確保在第二輪時可以再次領先。因此，政黨數目可能會從第一輪相對較為多數的情況下在第二輪時轉變成二元聯盟的對決。表一為 2007 年到 2024 年法國政黨體系的變遷。右派薩科奇總統時期，其領導的人民運動聯盟掌握國會多數，政黨體系為 3 個政黨。薩科奇只擔任一任的總統，接著社會黨歐蘭德贏得總統職位，政黨體系為 3 個政黨，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第一次獲得國會席次。2017 年馬克宏總統自組中間政黨復興黨，同時贏得國會過半數，國會卻出現極化現象：包含極左政黨、極右政黨以及原本的右派政黨，政黨數目變成五個政黨。2022 年法國國會改選，馬克宏總統的政黨復興黨只獲得 245 席（過半需要 289 席），因此選擇組成少數政府。2024 年馬克宏總統選擇解散國會，提前舉行國會選舉，最後結果顯示法國左派聯盟贏得 182 席、馬克宏聯盟獲得 168 席、國民聯盟獲得 143 席。選舉結果與 2022 一樣，沒有任何一個政黨獲得國會過半數，再次形成所謂的僵局國會，讓政府運作和國會立法變得非常浮動和不確定。

表一、法國政黨體系的變遷：2007 - 2024

總統	極左政黨	左派政黨	中間政黨	右派政黨	極右政黨	政黨數目
薩科奇 2007-2012		社會黨	民主運動	人民運動 聯盟		3
歐蘭德 2012-2017		社會黨		人民運動 聯盟	國民聯盟	3
馬克宏 2017-2022	不屈法國	社會黨	復興黨	共和黨	國民聯盟	5
馬克宏 2022	不屈法國	社會黨	復興黨	共和黨	國民聯盟	5
馬克宏 2024	新人民陣線 (不屈法國、社會黨)		同在聯盟	共和黨	國民聯盟	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法國的選舉與政黨體系變遷

2017 年法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結果造成了法國政黨體系的結構性變遷。法國復興黨（Renaissance）的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贏得總統大選。法國國會選舉結果，在總數 577 席中，復興黨贏得過半數的 350 席、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贏得 136 席、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贏得 45 席、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極左派政黨）贏得 17 席、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8 席。換言之，法國政黨體系呈現多元割裂的現象，左派陣營有溫和左派政黨和極端左派政黨，右派陣營有溫和右派政黨和極端右派政黨，而馬克宏總統的復興黨是中間政黨（centralist party）。復興黨控制的國會 350 席的席次中，有 68 席與中間與左派政黨有關、20 席是民主與獨立聯盟（親歐洲的自由民主聯盟）、10 席的法國右翼共和黨成員；馬克宏總統任命菲利普擔任內閣總理，內閣大臣包含中間偏左政黨成員和中間偏右政黨的成員，成為中間政黨執政的內閣。⁷ 然而，法國憲政研究專家 Maurice Duverger 認為在法國政治的光譜上中間派並不存在，實際上可能存在著一個中間派政黨，其是包含溫和左派和溫和右派的政黨；甚至中間派政黨會出現政黨凝聚的問題。⁸ 換言之，意識型態上沒有真正的中間政黨，而是包含溫和左派和溫和右派的中間政黨聯盟。

2022 年法國總統大選 4 月 10 號舉行第一輪選舉，結果馬克宏總統獲得 27.85% 的選票，法國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的總統候選人勒朋（Marine Le Pen）獲得 23.15% 的選票、極左派政黨總統候選人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獲得 21.95% 的選票。⁹ 根據法國總統選舉的辦法。當第一輪無人過半的情況下，排名前面兩位的總統候選人可以進入第二輪選舉，第二輪選舉在 4 月 24 日舉行，結

7 Elgie, Robert (2017). “The Election of Emmanuel Macron and the New French Party System: A Return to the Éternel marais?”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 26, No. 1: 24.

8 Ibid, p.17-19。

9 Le Monde (2022).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Winners and Losers of the First Round.” https://www.lemonde.fr/en/politics/article/2022/04/11/french-presidential-election-the-winners-and-the-losers-of-the-first-round_5980244_5.html (accessed: July 25, 2024).

果揭曉馬克宏總統獲得 58.55% 的選票，勒朋獲得 41.45% 的選票，馬克宏總統擊敗法國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的總統候選人勒朋，順利贏得總統連任。¹⁰ 反對黨候選人勒朋雖然沒有當選，但其仍獲得 41.45% 的選票，比起 2017 年總統大選她的得票率是 33.9%，還增加 7.55%。法國的選舉期程是先總統選舉，後國會選舉。2022 的國會選舉馬克宏總統所領導的同在聯盟獲得 245 席，左派聯盟獲得 131 席、極右派的國民聯盟獲得 89 席、中間右派聯盟獲得 64 席。2022 年 6 月所舉行的國會選舉，馬克宏總統的聯盟只獲得 245 席，離過半數 289 席（總數是 577 席）還差 44 席，而極右派國民聯盟受到其總統候選人勒朋的衣尾效應影響贏得高達 89 席。¹¹ 影響這次國會大選的關鍵原因是馬克宏總統所欲推動的退休制度的改革，要將原本由國家支付的退休年金改採由勞工個人點數來計算。換言之，馬克宏的改革從原本左派的社會政策改成右派的制度機制。

退休制度的改革造成 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2 月法國各工會和職業團體進行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抗議。退休改革成為後來選戰的關鍵議題。另外，2022 年法國國會大選競選過程中，左派形成新人民生態社會聯盟（Nouvelle Union Populaire Écologique et Sociale），涵蓋不屈法國黨、社會黨、共產黨和綠黨，由不屈法國黨的領袖梅蘭雄領導，強調經濟再分配、社會正義和生態改革等議題，法國總統馬克宏擔心左派勢力過於強大，因此選擇轉向右派的政策和方向來訴求選民的支持。¹² 2022 年國會大選結果，馬克宏的聯盟失去了國會多數，左派聯盟成為第二大黨，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獲得 89 席，躍升成第三大黨，而中間和右派的政黨則變成是最小黨。換言之，總統馬克宏的聯盟政黨標榜中間立場，但實際運作上卻是執行偏向右派的計畫，等同於原本支持馬克宏擔任總統的左派聯盟或左派選民在國會選舉中與馬克宏總統的路線漸行漸遠，而極右派政黨受到 2022 總統大選其總統候選人勒朋獲得 41.45% 選票的影響，讓其政黨在國會

10 France 24 (2022). "France 2022 Presidential Election-Second-round Results." <https://www.france24.com/en/france-2022-presidential-election-second-round-results> (accessed: July 13, 2024).

11 Knapp, Andrew (2022). "France's Party System."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 30, No. 4: 498.

12 Hewlett, Nick and Raymond Kuhn (2022). "Reflections on the 2022 Elections in France."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 30, No. 4: 404.

大選中可以贏得史無前例的 89 席。綜合來看，2017 年馬克宏第一次競選總統時以中間政黨自居，吸收囊括左派和右派的支持者，讓其贏得總統大選，並且其政黨在國會會得絕對過半數的席次，但是好景稍縱即逝，當馬克宏總統在其第一任總統任期中推動改革，欲將原本的國家社會福利規定改成自由主義的給付規則，左派勢力團結形成聯盟反對馬克宏總統的全面性修法改革，穩固左派選民的支持，讓左派聯盟成為國會第二大勢力，極右派則從原本零星的國會席次大幅成長到 89 席，在左派和極右派兩面夾擊和掏空其支持基礎的情況下，馬克宏總統最終失去國會絕對多數。從選舉制度的角度來看，總統和國會選舉皆採兩輪迴的方式會形成溫和多黨或是左右兩大的政黨聯盟，因為第二輪選舉會鼓勵或政黨之間的聯合，以獲得過半數的支持。法國總統選舉確實支持這樣的命題，但是國會選舉反而出現極端多黨體系現象，甚至是出現僵局國會的結果。2024 年 6 月 9 日，法國舉行歐洲議會選舉，國民聯盟在新任年輕的政黨領袖巴德拉（Jordan Bardella）的帶領之下，在法國總數 81 席的歐洲議會席次獲得席次最高的 30 席，馬克宏聯盟屈居第二，只獲得 13 席。馬克宏總統決定動用其憲法國會解散權，宣布解散國會，舉行國會提前選舉。¹³ 選舉結果左派聯盟（新人民陣線）獲得 180 席，馬克宏總統的聯盟獲得 159 席、極右派國民政黨獲得 89 席、右派聯盟獲得 61 席。換言之，馬克宏總統在阻止極右派獲得國會多數的策略是成功的，但其也將國會第一黨的位置讓出給左派政黨。

肆、政黨體系對於憲政體制的影響

馬克宏總統的政黨自 2022 年國會選舉失去多數之後，選擇組成少數政府。在國會立法方面，法國少數政府時期的總理常常動用憲法中理性化國會的條款，凸顯少數政府為求通過法案，只能訴諸憲法對於政府立法相對優勢的規定。¹⁴ 例

13 Le Monde (2024). “Why Macron Decided to Call Snap Elections.” https://www.lemonde.fr/en/france/article/2024/06/10/why-macron-decided-to-call-snap-elections_6674373_7.html (accessed: July 29, 2024).

14 Huber, John D. (2008). Rationalizing Parliament: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and Party Politics in

如法國少數政府的總理博恩（Élisabeth Borne）啟動憲法 49-3 之規定（總理得為通過某項政府所提之法案，經部長會議議決後，向國民議會提出信任案；在此情形下，除非在 24 小時內，有不信任案提出，並依前項規定進行表決，否則此一法案便視同通過），來通過延長退休年齡至 64 歲的年金改革法案。¹⁵ 法國政黨體系的轉變，讓法國的政府類型從一致政府變成少數政府。法國之所以沒有再次出現共治政府，主要的原因是右派或是極右派與左派不可能籌組多數聯盟。馬克宏總統的少數政府只能在不同的法案中尋求左派、右派或是極右派的支持，讓國會立法出現浮動不確定的現象。

伍、結論

法國政黨體系從原本兩極體系變成多極體系。先總統後國會的選舉期程以及總統和國會兩輪迴的選舉制度並無法將國會政黨體系變成兩大聯盟，反而因為中間派的出現，讓政黨體系出現多極化的現象。本文認為雖然中間派標榜中間路線，但實際運作還是需要選擇一邊來執行政策，正如同 Maurice Duverger 和 Robert Elgie 的分析，法國的中間派事實上是溫和左派和溫和右派的聯盟，很容易被左派政黨和右派政黨挖走其支持者，變成相對少數的窘境。僵局國會議法國憲政體制形成常態性的少數政府運作型態，而沒有換軌成共治政府類型。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5 Pineau, Elizabeth and Ingrid Melander (2023). “Anger as French Government Pushes through Pension Change without Vote.”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french-pension-reform-heads-final-vote-2023-03-16/> (accessed: August 6, 2024).

普拉伯沃總統的對外與對中政策*

Foreign policy recalibration under Prabowo Subianto Presidency?

顏永銘**

Yung-Ming Yen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4.08 第十六期，頁 31-38。

** 顏永銘為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024 年 2 月，印尼舉行民主轉型以來第五次總統直接民選，經過一個多月的選務程序確認後，現任國防部長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以顯著優勢獲得勝利。在競選過程中，普拉伯沃與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結盟，選擇後者之子吉伯朗（Gibran Rakabuming Raka）擔任副總統候選人，傳承佐科威總統施政路線意味濃厚。不過當選舉結果底定後，普拉伯沃打破過去慣例，前往中國、日本與馬來西亞進行訪問行程，引發外界對於其未來主政下印尼外交政策是否會出現變化的疑惑。

總統當選人出訪中國

根據報導，普拉伯沃應中國政府邀請，於 2024 年 4 月初前往北京訪問，期間會見國家主席習近平，後者稱普拉伯沃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普拉伯沃則強調中國是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夥伴，並表示願延續佐科威（Joko Widodo）總統的對華友好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訪問中國結束後，普拉伯沃即前往日本訪問，會晤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與印尼長期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及與日方深化安全與經濟合作之意願。最後，普拉伯沃訪問同為東協成員的馬來西亞，與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會面，體現兩國之間的深刻連結（Nikkei Asia, 2024）。

承上所述，普拉伯沃未上任前出訪是極為罕見的舉措。大體而言，其背後驅動因素有幾項。首先，中國積極邀訪，反映北京確認雙邊關係的急迫心理。在佐科威總統主政期間，中國與印尼之間關係相當密切。經濟交流上，中國在貿易與投資上均為印尼數一數二的合作對象；政治互動上，兩國在佐科威總統上任前（2013 年 10 月）便已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22 年 11 月，北京與雅加達就共同建立「中印尼命運共同體」達成共識，深化交往的趨勢十分清晰。對北京而言，能否在印尼新政府上任後延續雙邊良好關係，是其在面臨不利國際大環境下須盡速確認的目標。另一方面，普拉伯沃出訪首選中國，顯示其確實意圖延續佐科威的與中親善路線，借中國之力推動國內成長。

自 1990 年恢復邦交以來，中國與印尼雙邊關係大體上呈現穩定發展態勢。雙邊經貿合作在 2000 年以後逐漸加速，並在佐科維總統執政期間顯著擴張，北

京透過投資和貿易強化了與雅加達的連結。中國已成為印尼最大的貿易夥伴，2023年雙邊貿易接近1400億美元，中方享有可觀的順差。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多項基礎建設計畫均在印尼落腳，其中最為人所知者，即雅加達到萬隆的高速鐵路。這項工程已經於2023年9月正式營運，雖然出現期程延誤與經費超支的問題，但雅萬高鐵仍是中國「鐵路外交」以及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里程碑，對開發中世界有顯著的示範效果。事實上，中國對於印尼的投資，早在「一帶一路」之前就已經展開，儘管近兩年來中國對印尼的投資似有減速的跡象，但2023年74億美元總投資額依然是僅次於新加坡的第二大投資來源國。更重要的是，透過相關投資，北京成為雅加達主要的債權人。2021年資料顯示，印尼對中國的主權債務為49.5億美元，但這並未包括印尼國營企業向中國達172.8億美元的債務。儘管考量到印尼的經濟規模，這200多億美元的債務應不至於構成所謂的「債務陷阱」，但依然構成雅加達在雙邊關係上的一項弱點。印尼當然歡迎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特別是期待中國的資金與技術可以協助其經濟向上提升，但這並不意味著雅加達願意全面依賴北京。無論是佐科威或是普拉伯沃，都對經濟民族主義有所堅持。

個人風格的差異

2014年佐科威當選總統，被視為是印尼素人參政的象徵，但這也意謂他是一位內政導向型的政治領袖，對外交政策缺乏興趣。儘管他在2014年的東亞高峰會上，提出了全球海洋支點（global maritime fulcrum）戰略，吸引了外界關注。然此一倡議乃其外交幕僚敦促其所作的宣示，修辭成分大過實質內容。佐科威總統個人念茲在茲者，乃如何提振印尼經濟發展，對他而言，外交政策也應服膺於此一基本原則。印尼「自由且積極」（free and active）的對外政策原則，對佐科威總統來說，就是「與那些可以提供我們好處的國家交朋友。」（Financial Review, 2020）據此邏輯，佐科威總統任內與中國關係密切乃合理結果，必竟2010年代的前半，正是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獨領風騷的時刻。佐科威總統任內訪問中國八次，並與習近平會晤12次，由此可知其借中國之助力以發展印尼的核

心戰略 (EASTASINFORUM, 2024)。2019 年連任後，佐科威總統宣示將另闢新首都，並積極尋求中方協助相關的建設工程。在經濟發展至上的思考下，印尼與中國間既存的摩擦並非佐科威政府的關切事項，南海主權爭議就是顯例。

2016 年 7 月南海仲裁案做出裁決，印尼儘管其也南海主權糾紛聲索國之一，但卻未有明確表態。對雅加達來說，其與中國之間的糾紛主要涉及納土納 (Natuna) 群島，北京所主張的九段線與印尼的專屬經濟海域重疊，引發捕魚紛爭。在 2016 年與 2020 年兩次摩擦中，佐科威總統都親自前往納土納島宣示捍衛國家主權，然其象徵意味遠大於實質。作為島嶼國家，印尼缺乏足夠的海軍與海警力量捍衛其海上國界，佐科威政府固然有進行一些努力，提升海洋監控能力。但整體來說，雅加達提升海事安全的積極性難稱顯著。直到 2023 年底，才有日本向印尼贈與大型巡邏艦的進展。2023 年印尼作為東協輪值主席國，對於日益白熱化的南海紛爭，也無法以其作為東協潛在領袖的分量凝聚成員共識，在高峰會主席聲明中，只能表示「部分」東協成員國對北京在南海的領土聲索，軍事行動以及嚴重事件感到關切 (VOC, 2023)。由此可知，佐科威總統經濟發展作為上位政策的邏輯相當清楚。

相較之下，普拉伯沃乃傳統印尼菁英出身，並長期在軍隊服役，並第一線面對印尼內部的分離主義挑戰，故其對國家安全與堅守主權獨立的信念，不言可喻。在競選期間 (2023 年 11 月)，他曾於印尼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發表演說，揭露其對外政策。他強調將延續印尼長久以來的自由且積極的外交政策路線，不加入大國集團，不結盟，廣結善緣，並致力於吸引外來投資以促進發展。此番論點乍聽之下與佐科威總統的路線類似，但關鍵在於他並未單純是外交政策為經濟成長之工具，而是務實看待變動中的國際環境，外交自主獨立與經濟發展間並無必然的高低位階。

事實上，2019 年總統大選後，佐科威總統邀請普拉伯沃出任國防部長，並授予其極大的自主權，而普拉伯沃也展現出當仁不讓的姿態，在過去數年間所涉事務範圍，遠超過一般國防部長的權限。這提供了我們觀察其外交路線風格的線索。整體來說，普拉伯沃比佐科威總統在立場上接近於美國與西方國家。儘管他曾因威權時期涉嫌人權侵害而遭西方國家譴責制裁，但他的成長背景，以及曾於

美國接受訓練的經驗，讓他對於西方世界的想法有所理解，也無懼於與之交往。舉例來說，印尼社會在以巴衝突問題上強烈支持巴勒斯坦一方，群眾壓力也迫使政治人物不願對以色列稍假辭色。但普拉伯沃則並未受群眾情緒制約，反而願意採取比較容忍的立場。2018年，當澳洲將其駐以色列大使館搬遷到耶路撒冷之際，普拉伯沃表示須尊重澳洲的主權決定。此外，普拉伯沃在國防部長任內，致力推動印尼軍事裝備現代化，這包括了向法國購買42架颯風戰機（Rafale），向美國採購24架F-15EX打擊鷹戰鬥機，向土耳其採購12架無人機，向歐洲採購A400M運輸機，從韓國採購3艘「張保皋」級潛艇，以及向義大利訂購2艘大型巡防艦（APDR, 2023）。這些採購案的決策多為由上而下形成，實際操作武器的各軍種並無太多意見參與，可透露出普拉伯沃個人偏好所帶來的影響。總體而言，普拉伯沃不似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領袖，對於西方世界有先入為主的成見與疏離感。他固然堅持印尼的不結盟政策，但也不會對今日中美對抗下各國強化結盟的發展妄下批判。2021年美、英、澳三國簽署AUKUS協定時，印尼外交部當時的回應表達出清晰的負面態度，認為這樣的安全合作危害禁止核武擴散的國際秩序。但普拉伯沃卻表示，他可以理解澳洲的做法，認為其有權利保護自身利益。同樣的，他也願意與美國強化軍事合作，例如擴大年度性的「超級金鷹之盾」軍演（The Diplomat, 2024）。這些態度對於力圖挑戰西太平洋既有政治秩序的北京來說，都並非有利的訊號。

結語

可以期待的是，普拉伯沃上任之後，印尼在對外政策上將展現出較佐科威時代積極的作法，七月下旬本文撰寫之際，普拉伯沃再次出訪土耳其，塞爾維亞，法國以及俄羅斯即為明證。但這來的變化應屬戰術層次上的修正，並不涉及戰略層面的調整，雅加達無意進行結盟的基本原則將不會改變。由於北京已成為國際的一「極」，印尼的對中政策操作，在光譜上可能會稍稍拉開與北京的距離，但仍處於「避險」的區間中，一方面仰賴中國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提升與西方的交流以強化安全。當然，普拉伯沃個人風格對雅加達的涉外操作將是一不確定因素，

新政府外交團隊能否平衡可能因領土主權紛爭而出現的摩擦，將是未來觀察的重點。對北京而言，欲延續過往十年雙邊的密切關係，必須避免冒犯印尼主權獨立，並提供更具互惠性質的合作方案，否則即便可以說服新任總統，也難保不會再激起印尼社會的反華情緒，替雙邊關係投下陰影。

參考文獻

- APDR (2023). "Indonesia defense expenditure to reach \$9.7 billion by 2028." <https://asiapacificdefencereporter.com/indonesia-defense-expenditure-to-reach-9-7-billion-by-2028/> (accessed: August 1, 2024).
- BBC NEWS 中文 (2020)。〈南海主權：中國與印尼為何在「納土納群島」海域發生爭執〉，《BBC NEWS 中文》，1月18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1145741>。2024/08/01。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4). "Prabowo's Diplomatic Debut in China and Japan."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4/04/prabowos-diplomatic-debut-in-china-and-japan?lang=en> (accessed: August 1, 2024).
- EASTASIAFORUM (2024). "Expect the expected with Prabowo's incoming China policy."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4/07/11/expect-the-expected-with-prabowos-incoming-china-policy/> (accessed: August 1, 2024).
- Financial Review (2020). "Jokowi's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look for friends with benefits." <https://www.afr.com/world/asia/jokowi-s-foreign-policy-approach-look-for-friends-with-benefits-20200824-p55ou6> (accessed: August 1, 2024).
- Fulcrum Analysis on Southeast Asia (2024). "Analysing Prabowo Subianto's Visits to China, Japan, and Malaysia" <https://fulcrum.sg/analysing-prabowo-subiantos-visits-to-china-japan-and-malaysia/> (accessed: August 1, 2024).
- Nikkei Asia (2024). "Indonesia's Prabowo meets Xi in rare pre-inauguration China visit."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nesia-s-Prabowo-meets-Xi-in-rare-pre-inauguration-China-visit> (accessed: August 1, 2024).
- The Diplomat (2024) "What Prabowo's Victory Means For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3/what-prabowos-victory-means-for-indonesian-foreign-policy/> (accessed: August 1, 2024).

VOC (2023). "ASEAN Remains Divided Over China's Assertiveness in South China Sea." <https://www.voanews.com/a/asean-remains-divided-over-china-s-assertiveness-in-south-china-sea/7264923.html> (accessed: August 1, 2024).

韓國國會大選後內外政策變化之分析*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s after the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in South Korea.

盧信吉**

Hsin-Chi Lu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4.08 第十六期，頁 39-45。

** 盧信吉為明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對於執政的韓國尹錫悅政府而言，2024 年的韓國國會大選成績無疑是失望的一次結果。在野的進步派主要政黨共同民主黨在黨魁李在明領導下，獲得選民的支持於總席次 300 席中得到 175 席，持續擁有過半優勢，政黨屬性相近的祖國革新黨也在特殊的選舉制度中，靠著與共同民主黨擁有共同敵人的主張下於不分區政黨票取得 12 席，進步黨（派）共有 187 席形成對執政黨不利的「朝小野大」態勢。這是保守黨（派）的尹錫悅總統就任將滿三年之際，在選舉過程中經歷了黨政領導人意見不和、任命澳洲大使風波、青蔥物價失言爭議、官員威脅記者言論自由以及在野黨「政權審判」主張的考驗後，得到了自 1987 年南韓民主化後對於執政黨而言最難接受的選舉結果——兩個主要政黨聯盟國會席次的最大差距。

多數執政與完全執政的差異

未來執政黨（派）必然受到在野黨（派）的強力挑戰，在雙方支持度差距不大的狀況下但席次懸殊的情況下，尹總統將成為一個施政受到牽制的總統，換言之其所有政策主張都將受到最嚴厲的抵制。然而，韓國屬於一個總統制的國家，其國家大政多屬於總統權責，¹ 且尹總統為檢察官出身，相信自我判斷的基本性格可能會讓其堅持己見，因此大政方向改變的機會並不大，且外交事務的發酵需要一段時間以及危機的考驗，或許哪一次中國操作議題失誤，或者韓美聯盟對於危機的應對得宜，就可以扭轉尹總統執政不力的印象，則將再次為尹總統重振保守黨（派）的契機。其次，在野黨派並未獲得超過三分之二修憲門檻的席位，未能得到真正箝制總統力量的民意賦權，形成在野黨派可能也無法全力施展政見主張，這也過去選舉結果的雷同，也可以據此推測兩黨派政見並不是真正獲得韓國民眾的多數且長久性的支持，選舉結果比較傾向短期議題的認知臧否與針對某些政治人物偏好程度的選擇而已，未來兩黨（派）仍會穩健推動既有主張為主。最後，在兩方陣營的外交政策之間，保守黨派與進步黨派之間的「親美 vs. 親中」選項，在失去掛勾北韓議題後轉向地下化，兩黨間並沒有顯示出顯著偏好，但對

1 請參閱韓國憲法 <https://www.law.go.kr/lsInfoP.do?lsiSeq=61603&efYd=19880225#searchId0>。

於中國而言，支持進步黨（派）的所有主張成為一種膝反射反應，或許更值得觀察的是，一旦在野黨派單一重大政治主張獲得某次選民支持背書，是否將成為未來韓國外交政策與方針的轉捩點，將成為未來觀察中國影響他國政局的新模式。

北方的金正恩政府雖然於年前完成「核武入憲」的階段目標，但重新調整對南關係將韓國視為主要的敵對國家，讓北南統一的長期目標成為空中樓閣。對金正恩政府而言，如何妥善疏導各方壓力避免其影響國內治理成效一直都是其關注焦點，但對於周遭國家行為者而言，其核武發展進程與相關武器政策才是能夠聚焦關注，成為與之互動的模式，可能也是雙方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包含 1 月 28 日的「火箭 -3-31」型潛射戰略巡航飛彈試射、3 月 18 日 3 枚疑似「KN-25」短程彈道飛彈與 600 毫米火箭砲兵的機動演練和齊射、4 月 2 日在平壤市郊發射的新型極超音速飛彈「火星 -16B」，都成為近期關注北韓政權如何研發新型戰略武器，進而轉變成為對區域威脅的實質證據。金正恩政府對外活動也為了應對周遭壓力進行頻繁的外交拜會活動，三月間包含外務省、教育省、文化省、對外經濟省等政府單位先後訪問蒙古與俄羅斯，朝鮮勞動黨國際部長金成男亦率團先後訪問中國、越南、寮國，其後俄羅斯對外情報局代表團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樂際亦回訪平壤，都說明了其治理國家的外交脈絡。或許對於共產黨政權間與周邊友善國家之間的外交活動並不少見，但對於區域內民主國家而言，這些行為都是未來可能成為潛在安全威脅的因子，如何應對需要全面監控並加以分析實屬「不得以」的狀況。因此，現實主義論者的安全困境假設在當前的朝鮮半島中成為結構中不動的前提，南北雙方如何在見招拆招之際趁隙襲擊對手成為兩韓間七十餘年的話題。本研究將嘗試從下列說明，當前朝鮮半島南北間對於安全、外交等不同面向的認知與作為，說明當前區域內的變化。

朝小野大的誤解與失焦的安全議題

韓國選舉中許多議題能夠影響選舉的結果，且聚焦於內政議題往往大於關注外交局勢。例如過去一次總統選舉中保守黨（派）候選人尹錫悅能夠獲得多數選民支持的原因在於，其對於經濟議題中的房價以及性別議題的說明，獲得某階層

特別多的支持進而贏得選舉；本次國會選舉中進步黨（派）的候選人則針對敵對陣營中政治人物的多項缺失進行有效的言語攻擊，而獲得選民認同因此勝選。如此可見，哪項議題發酵而獲得選民青睞有賴國內話題的政治手腕與輿論操作，觀察近期的兩次選舉結果能夠發現，選民關注本身權益是否受到損害可能最為直接，也最能影響投票意願。例如房價過高影響一般民眾購屋能力，讓選民更願意關注候選人的經濟政策；又如，倘若政治人物過度注重女性權益形成對另外族群的相對剝奪感，讓男性階層願意站出來力挺說出部分族群心聲的候選人；再如，在物價相對高漲的時代中，忽視物價的波動進而說出違背既有感受的政治人物，就會在選舉過程中失去民心與支持；或者，已經擁有較多資源的政治人物過度使用特權，讓相對資源缺稀的人民厭煩進而選擇相對接近日常生活的主張，都是權益受到剝奪後的相對結果。換言之，在某一黨（派）獲得一次選舉勝利掌握政治資源後，選民都較為傾向懲罰獲得過多資源的政黨，而欲收回傾斜的政治紅利，讓每次的選舉結果成為擺盪的態勢。即便朝小野大不必然是當前韓國政壇運作的潛規則，但未來更重要的是哪方政黨更接近於選民實際生活才是更可能獲得支持的關鍵。當前的朝小野大是選舉結果，同時也是未來韓國數年的政治結構，但差距不大及不斷反轉的選舉結果對於政黨而言也是一個可以被觀察的結果，或許能否因為相同議題真的被支持／反對，不必然在接下來的發展中再次重演。朝小野大是個現象的描述，而非具有長期特殊意義的代名詞。從這樣的觀察角度出發，或許兩黨（派）未來會因為過度集中選民偏好，形成類似的政策與主張。

然而回顧兩黨（派）的歷史發展，從 1993 年開始因為對北政策產生極大的落差卻是不爭的事實，學者根據對北政策、南北問題、對北認知差異、對北政策的目標、政經連結與否、互惠主義程度、與北韓交流的方式、南北合作與國際合作的比重、韓美同盟、對北支援、國家保安法、北韓核問題與南北經濟合作等觀點能夠將兩黨（派）之間的主張區分為保守黨（派）和進步黨（派）。² 導致兩

2 請參閱고유환, 〈북한연구 방법론의 현황과 과제〉, 《북한연구학회보》, 第4卷2號(2017年), 頁29-71; 이규창·김수경·박종철·신종호·이우태·한동호·홍민·홍우택, 《지속가능한 통일·대북정책: 환경분석과 추진방향》(서울: 통일연구원, 2017年); 김용호·최연식, 〈대북정책에 있어 보수·진보논쟁에 대한 고찰: 대외위협 인식의 역사적 고찰을 통

個黨派在「北韓核議題」上有著南轅北轍的看法，金炯錫（김형식）的研究認為：「保守陣營以『國家中心』的框架為基礎，認為北韓核子武器是透過不對稱的戰力優勢，來威脅韓國的國家安全；進步陣營以『民族中心』的框架為基礎，認為北韓的核子武器是為了保障北韓的安全」。這樣的辯證方式，說明了在近代韓國政黨政治發展史上對於安全議題的重視，與當前韓國政治局勢發展的態勢顯然有極大落差。世代之間關注的焦點不同對於民主體制來說並不鮮見，但是在安全威脅政權仍然存在且有具體活動的同時卻被忽略，代表著對於不同世代而言，「安全生活」條件的優先順序可能有所不同，舊世代在意北韓政權先於經濟條件，新世代寧願生活富庶後再行解決軍事、外交困境。綜觀兩次的選舉過程與結果，北韓造成的安全議題都不是選舉的主軸，反之韓國選舉結果反過來決定外交政策後，成為影響北韓對南政策的政治結構，或許這是近代社會中對於國家安全新認知的案例，也是半島國家內部議題大於外部安全的最佳實例。

在野黨（派）的「聯中合朝」與不可忽視的中國議題

過去選舉過程中被指控涉入的中國在顯著獲得他國司法機構關注後，逐漸改變被指稱的介入選舉模式，將直接透過政策、金錢的干涉轉為更為細緻化的操作。例如本次國會選舉中支持在野黨（派）的外交、內政政策，成為本次選舉中中國的單邊回應。在當前韓中關係不佳的外交關係中，中國對於當前韓國尹政府的要求多數「已讀不回」，也因此少數回應的同時，也顯現出中國關切某些政策、候選人在輿論上的受矚目程度，特別是儼然造成中國不利局勢的政策中，呼應在野黨（派）對於尹政權的外交批評。例如攻擊執政黨對於兩岸關係的關注、在野黨黨魁與中國駐韓大使的會面、韓中關係脫鉤政治議題聚焦於經濟關係，都是過去在國會選舉時間前後，中國呼應在野黨主張的相關事件。一旦中國獲得這樣的機會後，就會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輿論戰，形成執政黨必須回應的外交事件。對中國當局而言，這是影響中國內部發展的重大事件，透過外交方式表態與強硬回擊

한 현재의 조명》，《한국과 국제정치》，第 23 卷 3 號（2007 年），頁 163-190。

當屬正常行為。但在當前各國因為資訊發展連結甚深的同時，如何在特殊時期回應單一議題是影響非常深遠的。特別是韓中關係不佳，韓國執政黨無法直接溝通的情況下，往往在資訊烏賊戰後成為兩敗俱傷且不了了之的新聞事件，而在野黨（派）政治人物在不需要應對中國外交壓力的情況下進行選舉的操作，成為與中國「合作」的情形。

如前文所敘，「保守 vs. 進步」黨派的區別在於「北韓」問題之上，延伸到外交政策需要討論的設定在於，是否需要借中國之力與北方政權進行談判協商。本次選舉中雖因民眾討厭中國的表態達到歷史高點，讓兩黨（派）基於相同出發點而沒有進行本項議題的辯證，但北韓核武、飛彈的施壓仍舊存在於一般民眾心中；反之，在執政黨（派）的外交主張中存在著美國是否願意提供韓國核保護傘的被質疑聲浪。因此，中國與北韓的連結因為選舉態勢而脫鉤，讓原本較有利的立場因為政策改變而失去傳統焦點，民眾不苛求中國協助也不譴責北韓窮兵黷武，讓保守黨（派）在穩定國際結構環境的優勢中失去部分有利的外交立場。如何操作對北政策向來是韓國政黨的兩難之處，本次選舉中中國與北韓議題不再掛勾成為一個新的趨勢，也是執政黨在沒有中國背書甚至是背黑鍋的情況下必須重新思考如何應對北韓安全威脅衍生出各式難題的新開端。

綜觀當前韓國尹政府對於中國議題所形成的外交困擾，聚焦於東亞區域內的兩大衝突熱點「朝鮮議題」與「台海議題」之上，都是區域內國家行為者相互間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大結構問題，顯然也非尹政府在近期國會選舉並沒有獲得絕對多數選民支持的當下，能夠做出重大改變與回應的可能態勢。因此，尹政府任內首任外交部長剛就任時所稱的「不立刻選邊站」，到尹總統反對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的言論，都說明著中國議題對於當前韓國政府的牽連，如何扭轉這樣的不利發展有賴尹總統率領的保守黨（派）思索權力平衡可能的關鍵。

結論

從民主國家的觀點而言，選舉屬於內部事務，屬於國家主權不可被侵犯的範疇，如何避免受到其他國家干擾是選舉當下最重要的優先事項。但在資訊開放、

制度民主的當下，其他國家行為者對於選舉的影響牽連其實非常廣泛，即便東亞國家選舉中選民優先考量國家內政而非外交事務，仍不可自絕外部勢力於國家決策之外。或許，對於決定國家未來定期且民主的選舉制度而言，更重要的是對於價值的思辨，也就是選民才是真正做出決定的主體，其餘外部事物進一步的考驗有賴被選出的政治人物依靠選民價值而行。韓國近期兩次的選舉中未能針對「中國因素」做出價值選擇，因此兩個主要政黨獲得了相近的支持度，也讓兩個主要的黨派未能針對爭議的議題做出一個長期穩定的決策，而形成政策擺盪以及朝小野大的政治對峙態勢。

然而，國家安全並非朝夕間能夠成形，需要長時間教育、訓練與養成，期望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提供穩定的發展空間，俾使國家長居久安繁榮興盛。因此，是否具備能夠說服民眾都支持的外交政策與立場，才是政黨是否獲得長期支持的關鍵。台灣在年初辦理總統選舉，民進黨政府在獲得民眾投票支持的狀況下，得以延續當前的外交政策，是明確告知周遭國家行為者台灣多數人民的決定，在行為模式與價值判斷能夠被「理性」理解的同時，延續台灣人民期盼的生活模式。其衍生與其他國家行為者的外交關係，才是台灣對外透露的訊息。台灣必須要堅守目前擁有的民主制度，相信我們辯證得到的價值，才能形塑出真正的外交形象。這是當前東亞國家對抗外部威脅共同的模樣，也是台韓之間能夠互相學習，進而發展出外交關係的共同基礎。台韓社會在國際安全戰略競合中面臨相同的發展困局，兩個國家彼此間的辯證與回應外部結構的方式，值得兩方社會在每次的選舉中慎重思考。



|| 研究論文 ||

從德國對中國貿易去風險化角度分析德國的印太政策*

Analysis of Germany's Indo-Pacific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risking trade with China

吳忻宇**

Sing-yue Wu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4.08 第十六期，頁 49-67。
本文曾於 2024 年 6 月 15 日以《從德國對中國貿易去風險化角度檢視德國的印太政策》為題，
在中興大學印太戰略研究中心主辦之「2024 印太研究青年論壇」發表研討會論文。

** 吳忻宇

就讀學校：淡江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歐洲研究博士班

現職：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科長

最高學歷：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畢業

研究領域：國際關係、歐洲區域研究

摘要

印太地區橫跨亞洲和太平洋，連接東西方交通要衝，擁有龐大人口紅利和廣大市場，無疑是 21 世紀地緣政治最重要地區，面對中美戰略競爭在印太地區越演越烈，德國長期採取避險（hedging）的兩手策略，一方面與中國維持密切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與美國保持牢固的軍事同盟關係，同時押寶中美兩國，避免犧牲經濟繁榮或軍事安全。惟隨著中美競爭加劇，中美兩超強的貿易戰所引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及全球產業鏈重組等，已經對德國的長遠經濟利益構成嚴重威脅。在此背景下，德國被迫發展獨立的印太戰略，德國外交部於 2020 年發布首份「印太方針」（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此份文件是德中關係的轉捩點，德國對中國推行所謂的「去風險，不脫鉤」策略。德國的戰略強調印太地區在全球經濟和政治的重要性，在外交上增強德國對印太的軟實力、在軍事上派遣軍艦赴印太地區，加強德國的軍事存在，最重要的是，在經濟上促進經濟夥伴關係多樣化，減少對中國的過度依賴。

德國的印太戰略反映德國務實地評估其在印太的國家利益，基於經貿利益、能源安全及地緣戰略考量，提升與印太地區理念相同國家的經濟和安全合作，尤其降低中國在核心產業和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中的比例，以維護德國利益為最高準則。對台灣而言，德國降低對中國的依賴，轉向風險較低的友岸外包，可望促使德國與民主台灣的關係更加密切，尤其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位居關鍵地位，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於 10/30-11/2 舉辦第 36 屆 MIC FORUM Fall《智匯》研討會報告，預估 2024 年台灣半導體產值將增至 4.29 兆新台幣（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24），德國政府已認知台灣在高科技產業中的戰略重要性，力促台積電到德國設廠，台灣與德國的經貿利益更加緊密結合，有助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及戰略安全。

關鍵字：去風險化（de-risking）、脫鉤（de-coupling）、印太政策指導方針（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中美戰略競爭、半導體供應鏈、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壹、簡介

美國和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強國，兩國也分別是德國最大及第二大貿易夥伴，德國在國際上長期與美、中兩國均維持良好經貿關係，採取避險的兩手策略，保持一定程度的戰略自主性，避免在中美對抗中被迫選邊站，在過去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可是隨著中美兩國自 2018 年開啟的貿易戰加劇，諸如懲罰性關稅、進出口管制、供應鏈及投資限制等，對德國構成重大經濟挑戰，如今面對中美貿易戰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恐抑制企業投資，且德國製造業依賴中國供應鏈，德國被迫重新評估與中國的經貿往來的利弊得失，減輕中美貿易戰下依賴中國市場所形成的風險。

印太地區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經濟活力旺盛，尤其印太區域是德國主要供應鏈和生產基地所在，根據「德國工商總會」（Germ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broad）於 2024 年針對印太地區 800 多間德國企業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印太地區是世界上少數企業抱持積極樂觀願景的地區，許多德國公司正計劃大幅擴大對印太的投資，特別是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韓國（AHK ASIA-PACIFIC - BUSINESS OUTLOOK, 2024）。德國為保護國家利益，避免遭受中美貿易戰負面波及，德國外交部於 2020 年 9 月發布首份《印太政策指導方針》（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德國印太政策方針的核心原則除加強歐洲集體行動、多邊主義、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人權和聯合國的發展目標外，其中涉及中國部分則強調對中國去風險化以減少在關鍵戰略產品方面對中國供應鏈過度依賴以及台海安全與穩定。法國政府於 2017 年發布《法國與印太安全》概述法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願景和政策。不同於德國，法國身為歷史上的殖民大國，在印太地區擁有如新喀裡多尼亞、法屬玻里尼西亞和留尼汪島等領土，以及約 150 萬公民和 7,000 名軍人駐紮在該地區（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1）。德國是歐盟內繼法國後，第 2 個擬定印太戰略的歐洲國家，隨後還有荷蘭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推出該國印太準則，以及歐盟部長理事會於 2021 年 4 月 19 日通過《歐盟印太合作戰略》，反映歐洲國家正在修正過去在印太過度偏

重中國的政策路線的政策趨勢。

德國對印太政策轉為積極，主要可以歸咎於對中國崛起的反思，中國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後，德國企業紛紛到中國設廠投資，形成巨大商機，可是近年隨著中國在新疆、西藏、香港侵犯人權的行為、南海主權爭議以及不斷以武力威脅台灣等都造成德國輿論對中國觀感逐漸惡化，德國政界也因為與中國在人權、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觀上存在分歧，將中國視為系統競爭者，認為中國的崛起對國際秩序產生威脅，德國近年也屢次遭到中國「以商逼政」，如 2019 年起，賓士汽車、西門子、博世等許多德國大企業遭中國施壓，公司官方網頁上台灣必須改為「中國台灣」或「中國台灣地區」，引發德國社會譁然，德國政界也擔憂德國出口嚴重依賴中國市場，易遭受中國經濟政策或地緣政治干擾影響。德國在外交上想要維持獨立自主，必須積極增加產業韌性開發替代市場。德國在印太地區近年積極與理念相同國家合作，也可以視為對中國進行軟制衡。德國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執政末期德國開始在印太展現務實發展，強調與印太地區新興經濟體及傳統經濟強國經濟合作，反映德國該地區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使德國重視本身在印太的角色，盼透過印太政策的制定，長期增加本身在印太地區能見度及影響力。本文除探討德國與中國經貿關係、德國的印太政策、評估德國對中國去風險化之影響，也會探討台灣如何可以從此發展獲益。

貳、德中經濟關係背景

自中國於 2001 年 12 月 11 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 2 大經濟體，中國龐大的市場，對德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工業產品如汽車、機械、和化學品擁有龐大需求對德國的出口導向經濟形成巨大商機，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於 2023 年公布的官方資料，中國自從 2016 年起連續 8 年係德國在全球最主要貿易夥伴，2023 年德、中雙邊貿易總額達 2544 億歐元，較德國在印太地區第 2 大貿易夥伴日本的貿易總額約 458 億歐元，差距多達 5 倍（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2023）。

德國對中國經濟依賴的因素可以歸因於多種因素，德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製造業中心之一，在機械、汽車、化工、電子等領域擁有眾多頂尖企業，擁有領先技術及高品質產品優，但德國高昂的勞動力成本使國內製造商越來越難以競爭，過去數十年將大量生產重心外包到中國，使德國企業可以利用中國較低的勞動成本，維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中國自 2000 年代後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和龐大的國內市場，對德國出口商極具吸引力，德國企業從中國對其產品需求增加獲取龐大利益，也導致許多德國公司透過直接投資和與中國製造商的合作，有助德國企業能受益於高度整合的供應鏈的效率和成本節約，可是也造成德國與中國的供應鏈緊密結合，產生高度依賴關係。根據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於 2023 年所公布之研究，德國高度依賴中國進口產品包含筆電（80%）、手機（68%）、電腦音效及顯示卡（62%）、印刷電路板（58%）、稀土元素如釷及銻（85%）、藥品如止痛劑（90%）。對德國能源轉型至關重要的再生能源，如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也高度仰賴自中國進口的太陽能電池和模組（87%），德國生產風力發電機的零組件也有超過 6 成來自中國（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3）。

在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以及 2022 年俄國全面入侵烏克蘭後，凸顯了德國貿易關係多元化和彈性的重要性，以減輕與過度依賴任何單一市場相關的風險，造成短期內無法彌補的系統性漏洞，如中國為因應疫情實施嚴格邊境管制，造成全球供應鏈受阻，高度仰賴中國零件和材料的德國製造商如德國汽車製造商，面臨來自中國的重要汽車零件和半導體晶片的嚴重短缺，迫使生產停頓。在 2022 年上半年，德國對所有國家的出口總額與相較 2021 年同期平均成長幅度達 13.3%，但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卻僅成長不到 3%，在同期德國從中國進口成長高達 45.7%，顯示德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在疫情後顯著增加（Matthes, 2022）。德國外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直接表示烏俄戰爭後，德國不能再生存上依賴任何理念不相同的國家，德國政壇被迫重新思考降低國際供應鏈風險問題，必須防止對特定國家過度依賴。

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Robert Habeck）在 2022 年 12 月 1 日發表的德國對中戰略文件中明確表示，盼德國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認為德國公司需要關注替代

市場。這是繼德國經濟部長於 2022 年 9 月首度表明，「德國對華貿易政策不再天真」，德國對中國的經貿政策將轉硬後，具體呈現在德國的政策措施上（Die Welt, 2022）。德國對中國逐步採取「去風險，不脫鉤」策略，在短、中期繼續與中國保持有利德國的經貿關係，同時開拓多元化供應鏈和分散市場，德國未斷絕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也未切斷雙邊供應鏈，策略重心擺在擴展多元的經貿夥伴關係，以減少德國在關鍵產業、原物料及供應鏈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在維持雙方基本貿易和投資往來的同時，尋求多元化替代管道及關鍵技術替代來源，因此對中國「去風險化」是印太戰略的主要經濟戰略目標。

儘管如此，德國政府雖然推動減少中國市場對德國企業投資的吸引力，可是不代表德國盼終止與中國經貿往來，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於 2022 年 11 月 4 日在北京受訪時表示，德國不贊成脫離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德國盼減少「單方面依賴」，同時確保「經濟關係是公平的、互惠的，特別是在投資開放問題上」。德國擬定印太戰略加強與亞洲理念相同的國家合作，推動經濟和戰略夥伴關係多元化、提升本身經濟韌性。

參、德國印太政策

德國對印太戰略結合經貿與外交政策，致力於擴大與印太國家的貿易關係降低與中國的貿易風險，波蘭國際關係學者 Rafał Ulatowski 於 2022 年在《German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trengthening the liberal order and regional security》指出，德國公布印太戰略，可以解讀為德國過去對中國所奉行「透過貿易來改變」（Change through trade）原則徹底失敗，也就是透過貿易促使中國從獨裁專政轉型成自由民主政策並未實踐，中國並未如德國所期盼接受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轉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不僅如此，德國與中國之間的系統性競爭加劇，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於 2023 年在德國國會公開演說中明確指出中國是德國最大的安全政策挑戰，形容中國是系統競爭者，為維護德國的利益，要將風險最小化，也就是「去風險、不脫鉤」（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德國制定印太戰略與一般外交安全政策的差異在於，印太戰略係整體多

邊戰略，綜合外交、軍事安全及經濟考量，補足強調雙邊關係的外交安全政策缺乏總體戰略分析的不足。

德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利益具多面向，包括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德國作為高價值工業製品的主要出口國，尋求利用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大國不斷成長的消費市場。德國先進的工業能力使其成為尋求基礎設施現代化和開發永續技術的印太國家有吸引力的合作夥伴。然而，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以及中國強硬的經濟政策引發了德國對其對華貿易依賴所帶來風險的擔憂，德國探索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參與多元化來降低與中國貿易風險的策略。

表一、德國 2023 年在印太地區前十大貿易夥伴（歐元）

全球排名	印太排名	國家	進口額	出口額	貿易量
1	1	中國	1571 億	973 億	2544 億
16	2	日本	256 億	202 億	458 億
22	3	韓國	135 億	204 億	339 億
23	4	印度	143 億	164 億	307 億
25	5	台灣	158.5 億	98.8 億	257 億
31	6	馬來西亞	115 億	62 億	177 億
32	7	越南	136 億	35 億	171 億
33	8	澳洲	51 億	116 億	167 億
36	9	泰國	87 億	52.9 億	140 億
36	10	新加坡	62 億	74 億	136 億

資料來源：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2024）、作者自行彙整。

德國與中國的經濟脫鉤是其更廣泛的印太政策的重要面向，該政策旨在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德國積極尋求深化在關鍵供應鏈和關鍵產業與日本、韓國、印度和東協國家等理念相同夥伴的經濟夥伴關係，重點擺在減少德國經濟的脆弱性，而並非全面的經濟分離，如何取得適當的平衡將是德國面臨的關鍵挑戰。德國支持歐盟執委會在印太地區進行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促進貿易多元化，歐盟與紐西蘭於 2023 年 7 月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於 2024 年 5 月 1 日生效，並分別與印度、印尼、菲律賓，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2）。

德國為加強與日本經濟合作，德國和日本簽署了多項雙邊協議，其中一項重要協議是歐盟與日本於 2019 年 2 月 1 日生效的「經濟夥伴關係協議」（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旨在消除貿易壁壘、促進投資並加強歐盟（包括德國、日本）之間的經濟合作。德日兩國也定期舉行高層對話和磋商，討論貿易問題、投資機會和合作領域。

表格二、歐盟在印太地區簽署及持續談判中的自由貿易協定
(依據簽署或談判起始日期排序)

國家	協定性質	狀態
巴布亞紐幾內亞	臨時合作協議	2013 年生效
斐濟	臨時合作協議	2014 年生效
韓國	自由貿易協定	2015 年生效
薩摩亞	臨時合作協議	2018 年生效
新加坡	自由貿易協定	2019 年生效
日本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2019 年生效
索羅門群島	臨時合作協議	2020 年生效

國家	協定性質	狀態
紐西蘭	貿易協定	2024 年生效
中國	投資協定	談判中（2013 年迄今）
菲律賓	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中（2015 年迄今）
印尼	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中（2016 年迄今）
印度	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中（2021 年迄今）
泰國	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中（2023 年迄今）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2024）、作者自行彙整。

德國在印太與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都有程度不一的經貿往來，德國近年積極尋求與印太各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德國企業尋求透過投資這些國家的製造、技術和基礎設施部門來擴大其在這些國家的業務，同時也探索與當地企業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機會。近年德國和日本決定加強雙邊經濟安全合作，除受到全球供應鏈緊繃與烏克蘭戰爭的負面影響，德日加強經濟和國防關係，以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全球安全擔憂帶來的挑戰，在 2023 年 3 月 18 日德國總理蕭茲率領 6 名內閣成員赴日本東京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兩國首次「政府層面磋商」（“1st Japan-Germany Inter-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s”），並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德國總理蕭茲在會後接受採訪時公開強調「我們（德國和日本）希望減少彼此經濟體的依賴及增強韌性」（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兩國在會中達成在供應鏈、貿易路線及能源安全等議題加強雙邊合作的共識，共同保護供應鏈和貿易路線及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德日兩國尤其加強在礦產、半導體、電池等戰略領域的供應鏈安全，以對抗來自中國的經濟壓力。德日面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不僅加強經貿合作，合作議題也涵蓋安全合作如加強印太地區的國防關係、簽署安全協議以及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以及加強數位轉型、氣候變遷倡議和多邊主義等各領域的夥伴關係。

德國於 2021 年將澳洲、印度、印尼、日本、蒙古、紐西蘭、新加坡、韓國和台灣等印太地區國家列為基於價值的合作夥伴。德國盼透過貿易對象及供應鏈多元化來減少片面依賴，如德國與澳洲、印度、日本和越南達成能源出口倡議、印尼同意與德國共同成立聯合經濟與投資委員會討論未來雙邊經濟合作的議題（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德國也採取措施加強自身研發能力，力促與印太地區夥伴國家在數位創新、網路安全和新興技術等領域合作，減少對中國技術和專業知識的依賴，德國尋找使自己免受可能損害其戰略自主權和國家安全利益的潛在強制性措施的影響，以上措施旨在加強德國與印太國家的經貿網絡，逐步減少對中國經濟的過度依賴。

肆、德國對中國去風險之影響評估

德國外交部於 2023 年 7 月 13 日首次發布《聯邦政府對中國戰略》，該份報告內容特別提及降低對中國嚴重依賴的計畫，符合歐洲聯盟之前達成的原則，而德國加強經營印太地區，則是對中國「去風險」戰略的一部分，並特別提及德國如何區別對中國「去風險」與「脫鉤」：

「德國與中國保持經濟聯繫和密切的貿易關係。然而，未來的目標將是提高經濟彈性並降低風險。（德國）聯邦政府希望減少依賴性並使經濟關係多樣化，特別是在關鍵領域。我們的目標是在亞洲建立和擴大平衡的夥伴關係，而不是與中國隔絕。」（Germa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2023）

該份文件指出中國正在以越來越激進的方式維護自己利益，包括重新設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直接影響到歐洲安全及更廣泛的全球安全，強調德國與歐盟共同維護全球供應鏈與價值鏈的安全性，避免關鍵領域資訊科技過度依賴中國，加強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積極參與歐盟對外投資審查的檢視與安全評估；針對新興關鍵科技，修正出口管制清單等，以上措施都是提升德國關

鍵產業的韌性，達到對中國去風險效果。同時該文件也指出中國在處理全球性挑戰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彰顯德國對中國經貿上採去風險策略，不是要與中國在經濟上脫鉤，達成供應鏈多元化，開創商品和服務的替代來源。

從貿易數據分析，德國相較其他歐洲國家並未更依賴中國，德國對中國進出口占總體貿易比例，約略與法國或西班牙等其他歐洲國家相當，可是就進口產品類型而言，德國確實較其他歐洲國家更依賴中國的供應鏈，尤其德國大型企業更仰賴中國市場，導致德國經濟暴露於中國市場的「雙重依賴」風險中，德國關鍵工業領域的大企業受惠於中國的經濟發展長年獲取高額企業盈利。以德國 2023 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機動車輛及機動車輛零件為例，該年產值達 2,695 億歐元，佔德國出口總額的 17.0%。德國的汽車龍頭製造商福斯是最早進入中國市場並在中國大規模投資的德國公司，早在 1984 年德國福斯汽車與中國上海汽車工業公司達成合作協議，成立中國第一家合資汽車企業。如今福斯汽車在中國擁有 30 幾間工廠，在中國年銷售量約 300 萬輛汽車，佔福斯汽車全球總銷售量的一半。

此外德國電子工業和綠能產業也高度依賴中國，中國生產全球約 九成的稀土元素、八成的太陽能電池板，以及 六成的風力渦輪機與電動汽車電池，對德國的能源轉型所需的電動車、電池、太陽能板和風力渦輪機等綠能相關產業至關重要，此種高度依賴造成了嚴重的戰略脆弱性。作為替代方案，印太地區的澳洲擁有大量稀土礦產，德國為降低對中國的依賴，於 2023 年 4 月 6 日與澳洲簽署聯合意向聲明，共同開發關鍵礦產價值鏈（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2023）。

德國政壇長期對於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無法達成共識的關鍵原因是德國大企業期盼可以繼續在中國大規模投資，德國企業與德國政府對中國市場的認知差異，使得德國對中國去風險的任務變得更加複雜，德國面臨高度兩極化的生產結構，一方面德國中小型企業早已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另一方面德國大企業則繼續將中國視為推動企業成長的引擎。就去風險角度而言，德國出口導向經濟過度仰賴任何市場都具有一定風險。德國為減少風險並確保經濟可以持續成長，必需實踐貿易關係多元化，德國透過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來開拓新市場並確保獲得關鍵資源，如該地區豐富的礦產、能源儲備、農產品等自然資源。印太地區國家如

印度、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國家中產階級不斷擴大，購買力不斷增強，重塑全球消費市場，推動該地區各行業的需求，也創造對德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歐盟已經與該地區多個國家締結或正在談判自由貿易協定，包括日本、新加坡、越南和印尼，德國盼優先准入市場、降低貿易壁壘，加強與印太國家經濟合作。德國對中國去風險，也與歐盟印太戰略目標一致，德國降低對中風險不僅是該國單獨目標，也反映歐盟對印太地區經濟和政治多元化接觸的重視。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 2024 年 5 月 17 日公布最新數據，美國於 2024 年第一季度已經超越中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2024 年 1 月至 3 月德美雙邊貿易額達 630 億歐元，顯示德國近期已逐漸降低對中國的貿易量，轉向其他市場，這趨勢從 2023 年的貿易數據可看出端倪，儘管中國 2023 年連續第 8 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可是中、德雙邊貿易額僅超過德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美國 7 億歐元，事實上德、中 2023 年雙邊貿易量較 2022 年減少 15.5%，同時德、美貿易量相較上一年增長 1.1%（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4）。根據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於 2023 年公布的研究報告，倘歐盟與中國發生貿易衝突，在有替代性供應鏈的前提下，對德國整體經濟的長期影響有限，即使歐盟降低對中國貿易量達 97%，預估對德國國內生產毛額的影響是負 1%，該機構建議德國盡快尋找替代性供應鏈，優先洽談關鍵原物料等德國難以自己生產的產品。

伍、結論

德國對印太地區的政策方針，反映德國面對中國崛起及中美貿易戰爭的國際環境，轉向積極經營全球新政治經濟重心印太，尋求與印太地區國家深化夥伴關係對德國經濟和安全利益至關重要，以因應新國際秩序所帶來的挑戰。德國在處理對中國關係，試圖在經濟合作與安全保障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對中國實施去風險策略，以減少本身關鍵產業對中國供應鏈及市場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仍將中國視為重要經貿夥伴，尋求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維持雙邊經貿合作。一言以蔽之，德國目標是對中國去風險，不是脫鉤。

德國必須採取更多措施降低風險，並增強德國經濟的韌性，此時德國對印太地區的戰略就特別重要，過去德國在印太地區只關注與各國經貿往來，在外交及安全領域上唯美國是瞻，面對中美對抗，德國基於自身國家利益須謹慎平衡其經濟利益，透過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夥伴關係，加強多邊及雙邊合作，與中國以外的印太地區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貿、安全和地緣政治關係，減輕與中國經濟關係帶來的風險。在此前提下，德國所謂的「去風險，不脫鉤」策略，意味繼續與中國大陸保持經貿關係，但透過多元化供應鏈和市場分散，降低對中國的經貿依賴。

德國政府鼓勵企業將供應鏈多元化，特別是在一些關鍵原材料和零部件方面，呼籲企業擴大採購來源，德國政府資助本土企業在德國建立新的產能，特別是在晶片、電池等領域，以減少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並將海外供應鏈從中國轉移至其他國家和地區，降低對單一國家過度依賴，積極在印太地區尋找可替代的新興市場和供應來源。該政策短期內勢必以較高採購價格為代價，從中長期減少對中國依賴，雖然長遠來看對德國可望強化韌性及創新發展的經貿戰略利益，可是轉型過程中需度過減少從中國市場獲取較低成本關鍵產品的陣痛期，需要政府長期推動產業政策，支持可持續性的供應鏈。

隨著德國奉行「去風險」策略並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德國實現供應鏈多元化、遠離中國的目標與台灣作為全球高科技產業供應鏈關鍵參與者的角色一致，台灣應妥善利用德國政策轉向機會，德國優先與盟國或價值觀相近的國家發展貿易關係，並建立彼此互助的供應鏈，有利台灣從「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的轉單效益中獲取利益。德國和台灣之間更緊密的經濟聯繫可能會加強供應鏈管理和彈性的合作。

德國是台灣在歐盟最大貿易夥伴，台灣則是德國在印太地區第 5 大貿易夥伴，2022 年雙邊貿易額達 280.5 億歐元。德國尋求多元化供應鏈和生產基地，台灣擁有領先世界的半導體製造業，隨著德國汽車製造商和其他製造商對晶片的需求不斷增長，可直接減少德國對中國晶片的依賴。台灣在網路安全人工智慧、生技、醫學研究、醫療保健等新興技術領域的合作夥伴關係，作為被視為潛在安全風險的中國供應商的替代方案。台德更緊密的夥伴關係不僅在經濟上對台灣有益，也可強化台灣的戰略安全。

中國未曾放棄武力犯台，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德國與台灣在外交上有更密切的來往和互動，勢必招致中國的報復和北京方面的強烈反對，德國倘調整對台政策勢必緩慢，可是並非全無進展，自從德國政府於 2020 年提出「印太方針」後，定期發表「印太指導原則之進展報告」（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ederal Government 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分別在 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報告，連續 2 年提及台灣，除關切台海安全外，並明文反對以非和平方式改變台海現狀。由此可見台灣作為德國在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重要的經貿夥伴以及台灣在東亞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可促使德國逐漸提升與台灣的政治互動密度，展現出其重視台灣關係的態度。當前全球供應鏈面臨重塑，台灣作為成熟的民主國家，可望成為德國對印太政策中兼具安全和永續的關鍵供應鏈。

參考文獻

1. 期刊論文

Ulatowski, Rafał (2022). "German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trengthening the liberal order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8, No. 2: 383-402.

Matthes, Jürgen (2022). "China-Abhängigkeit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Mit Volldampf in die falsche Richtung [The German economy's dependencies on China: Full steam ahea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 IW-Kurzbericht, Nr. 68: 1-3.

2. 網路文獻

(1). 中文：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24）。〈2024 年臺灣半導體產業產值達 4.29 兆新台幣，成長 13.7% 低碳轉型、5G 專網、車用成第三類半導體台廠商機〉。台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655>。2024/05/15。

(2). 英文：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2023). "Joint declaration of intent between Australia and Germany on a critical minerals value chain feasibility study."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https://www.industry.gov.au/publications/joint-declaration-intent-between-australia-and-germany-critical-minerals-value-chain-feasibility-study> (accessed: May 25, 2024).

Die Welt (2022). "Die Naivität gegenüber China ist vorbei [The naivety towards China is over]." *Die Welt*, , September 15.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241076433/Habeck-bei-G-7-Konferenz-Die-Naivitaet-gegenueber-China-ist-vorbei.html>. (accessed: May 25, 2024).

Die Welt (2023). "Chinas nächster Angriff auf eine deutsche Industrie [China's next attack on a German industry]." *Die Welt*, September 25. <https://www.welt.de/>

wirtschaft/plus247467424/Windkraftindustrie-Chinas-naechster-Angriff-auf-eine-deutsche-Industrie-Wir-schreiben-alle-rote-Zahlen.html (accessed: May 25, 2024).

Ellerbeck, Stefan (2024).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iendshoring' and other global trade buzzwords?" World Economic Forum, February 17.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3/02/friendshoring-global-trade-buzzwords/> (accessed: August 8, 2024).

European Commission.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s."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negotiations-and-agreements_en (accessed: June 2, 2024).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1). "France's Indo-Pacific Strategy".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6.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en_dcp_a4_indopacifique_022022_v1-4_web_cle878143.pdf. (accessed: April 27, 2024).

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24). "AHK ASIA-PACIFIC - BUSINESS OUTLOOK." 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January 15. <https://www.dihk.de/de/aktuelles-und-presse/aktuelle-informationen/deutsche-unternehmen-in-asien-pazifik-fuer-2024-optimistisch-110138> (accessed: May 26, 2024).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2). "China was Germany'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in 2021 for the sixth year in a row."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February 18. https://www.destatis.de/EN/Press/2022/02/PE22_068_51.html. (accessed: May 10, 2024).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4) "China im Jahr 2023 nur noch mit geringem Vorsprung wichtigster Handelspartner Deutschlands [In 2023, China will only be Germany'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by a small margin]."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February 14.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4/02/PD24_056_51.html (accessed: May 5, 2024).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4). "Ranking of Germany's trading partners in foreign trade."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May 17. https://www.destatis.de/EN/Themes/Economy/Foreign-Trade/Tables/order-rank-germany-trading-partner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accessed: May 2, 2024).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4). "Ranking of Germany's trading partners in foreign trade."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May 17. https://www.destatis.de/EN/Themes/Economy/Foreign-Trade/Tables/order-rank-germany-trading-partner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accessed: June 2, 2024).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4). "China im 1. Quartal 2024 nur noch zweitwichtigster Handelspartner Deutschlands [China only Germany's second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4]."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May 17.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4/05/PD24_193_51.html. (accessed: May 20, 2024).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3). "87 % der importierten Photovoltaikanlagen kamen im Jahr 2022 aus China [87% of imported photovoltaic systems came from China in 2022]." 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March 1.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3/03/PD23_N012_43.html (accessed: May 25, 2024).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2). "Fortschrittsbericht zur Umsetzung der Leitlinien der Bundesregierung zum Indo-Pazifik für das Jahr 2022 (Fortschrittsbericht Indo-Pazifik 2022)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guidelines on the Indo-Pacific for 2022 (Indo-Pacific progress report 2022)]."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6.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2550170/faf9e225e2fc9a3cc8a07b82c85282b5/220906-fortschrittsbericht-der-indo-pazifik-leitlinien-data.pdf>. (accessed: May 25, 2024).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2). "Unsere Waffenlieferungen schützen Leben [Our arms deliveries protect lives]."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4.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newsroom/interview-aussenministerin-baerbock-sz/2557862> (accessed: May 25, 2024).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 “Die China-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China strategy].”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uly 21.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2608578/810fdade376b1467f20bdb697b2acd58/china-strategie-data.pdf> (accessed: May 22, 2024).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 “Indo-Pazifik [Indo-Pacific].”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2.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asien/indo-pazifik/2492704> (accessed: March 27, 2024).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 in 2023.”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2.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2617992/61051683e7e1521583b3067fb3200ad8/230922-leitlinien-indo-pazifik-3-fortschrittsbericht-data.pdf> (accessed: May 6, 2024).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 “Fortschrittsbericht zur Umsetzung der Leitlinien der Bundesregierung zum Indo-Pazifik für das Jahr 2023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guidelines on the Indo-Pacific for 2023].”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3.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2617846/a2f4badb670ae89b83b1b3801f733901/230922-leitlinien-indo-pazifik-3-fortschrittsbericht-data.pdf> (accessed: May 25, 2024).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 “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Annalena Baerbock during the Bundestag debate on the Strategy on China.”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8.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2618978>. (accessed: May 25, 2024).

Germa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2023). “First German-Japanese inter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s -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Japan.” Germa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rch 18.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news/german-japanese-government-consultations-2172364> (accessed: May 25, 2024).

Germa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2023). “China-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China Strategy].” Germa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uli 13.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china-strategie-2202212> (accessed: May 25, 2024).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 “Joint Statement 1st Japan-Germany Inter-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s.”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rch 18.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476976.pdf> (accessed: May 25, 2024).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2023) “Abhängigkei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China: Bei einzelnen Produkten kritisch [Dependence of the German economy on China: Critical for individual products].”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February 15. <https://www.ifw-kiel.de/de/publikationen/aktuelles/abhaengigkeit-der-deutschen-wirtschaft-von-china-bei-einzelnen-produkten-kritisch/> (accessed: April 17,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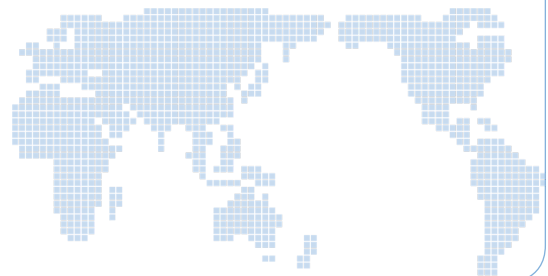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2023). “Abhängigkei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China: Bei einzelnen Produkten kritisch [Dependence of the German economy on China: Critical for individual products].”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February 15. <https://www.ifw-kiel.de/de/publikationen/aktuelles/abhaengigkeit-der-deutschen-wirtschaft-von-china-bei-einzelnen-produkten-kritisch/>. (accessed: May 25, 2024).

協會簡介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成立於 2018 年 6 月，是一個非營利、非官方、獨立於各政黨之外的民間協會。協會創立的宗旨有二：1. 建構國內、兩岸、亞太地區的產、官、學各界合作與對話平台；2. 針對亞洲區域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和平研究與區域整合的學術、調查研究以及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基於促進兩岸與亞洲區域穩定和交流的宗旨，本協會主要的活動包括廣邀產、官、學的專家學者舉辦專題座談與演講；出版電子期刊；承攬產、官、學相關的研究計畫；出版或補助出版相關的專題書籍；邀請學者專家針對相關議題撰寫主題評析等。

協會創立之會員，主要來自學界（大學教授）、媒體朋友、各級政府文官或幕僚、基層民意代表，以及產業界的朋友。期待創造產、官、學的合作平台，以發揮分進合擊的效果。



我們相信，兩岸與區域的穩定，奠基於多元的交流與信任。而民間的交流是創造共識、建立信任的基礎。在當前國際局勢變化快速、兩岸關係始終難以突破的僵局下，本協會希望能藉由各種交流活動，激發創意和想像，共謀區域與兩岸的穩定和和平。更多關於協會的介紹、研究成果、活動等，歡迎參見協會網站。

協會網址：<https://apeptw.org>

E-mail: g12531005@thu.edu.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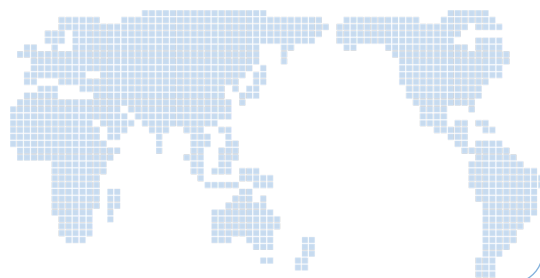
我們也歡迎各界朋友加入協會，或捐款支持協會的活動。入會辦法請參見協會網站。捐款資訊：

郵局（代號 700）帳號：0021057-0379711

戶名：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 沈有忠

徵稿啓事

- 一、本刊是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同創立的刊物。本刊物旨在研討亞太區域、兩岸關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尤其歡迎針對當下的各國重要的政經議題、國際與區域的衝突和穩定，提供時事評論或研究論文。
- 二、期刊的出版分為兩個部分：1. 時事評論；2. 研究論文。時事評論配合協會舉辦的座談會，或針對當下重要的政經議題撰寫短文。研究論文則歡迎各界學者專家針對符合期刊宗旨的研究論文投稿。
- 三、期刊出版時間為每年 4、8、12 月；採紙本與電子期刊方式出版。收到稿件後，時事評論部分由編輯委員會邀稿或審查；研究論文由編輯委員會建議審查名單，送學者專家進行審查。通過審查的評論或論文，將致贈當期期刊兩冊，並酌予稿費。



- 四、本刊物謝絕翻譯作品、禁止一稿多投。本刊有權針對不符合格式、主題，或相關規範之稿件予以直接退稿或要求修訂，再予以審查。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請務必恪遵相關著作權法之規定。撰稿體例請至本刊網站參閱，網址：<https://apeptw.org>。
- 五、本刊刊登之評析與論文，版權皆歸本刊所有，未經本刊同意，禁止轉載。作者保有著作人格權，可供未來集結出版、教學與研究（非營利）使用。
- 六、本刊歡迎中國大陸學者專家來稿。稿件取得雙方同意之文字使用慣例，並簽妥出版同意書後予以出版。
- 七、本刊採隨到隨審，來稿請以電子郵件寄至：g12531005@thu.edu.tw。本刊收到稿件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受理狀況。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第十六期】

發行人：沈有忠

主編：張峻豪

編輯委員：廖達琪、陳佩修、蔡東杰、楊三億、蔡榮祥、陳秋政

出版年月：2024年08月

定價：單冊新臺幣 300 元，全年三期新臺幣 800 元；

學生憑學生證訂購單冊新臺幣 250 元，全年三期新臺幣 700 元。

出版者：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電話：04-23590121

傳真：04-23590256

網址：<https://apeptw.org>

製程管理：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ISSN: 2664-3650

轉載翻譯需經作者及本刊書面同意

| CURRENT AFFAIRS REVIEW |

From Stability to Turbulence: The New Dynamics and Conflicts of "Left-Right Cohabitation" After the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Hung-Jen Wang

Analysis of the UK general election and its impact on foreign relations.

Tzu-Li Lin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n the Party System and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Jung-Hsiang Tsai

Foreign policy recalibration under Prabowo Subianto Presidency?

Yung-Ming Yen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s after the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in South Korea.

Hsin-Chi Lu

| ARTICLES |

Analysis of Germany's Indo-Pacific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risking trade with China.

Sing-yue Wu

